

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辨之詳矣而散出於其所自為書觀者
難於歷僂念未有集之者天朝取士以經疑為試藝之首蓋
欲吾黨之士彊勉學問以求聖賢立言之微意而或者昧焉
若大學道字訓言而以為道理之道性善賢愚同得而謂愚
者得其偏博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知詳說及說專言知
而曰主於行亦既得雋鄉闈策名天府矣則恥迂眇之故也
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養正讀書之次隨時採集因成是編
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文之不倍師說者間亦附以一二
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薈蕞自修別之凡五百四十問七百
一十七則以經之篇章為之次日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知

撞鐘者以是待有司之問焉則廢幾其應不匱比類而求之則凡經之所疑皆可旁通而盡得之耳是書之集本為舉子觀覽之便然由是而得其義則於窮理盡性之功為尤大通於進取又其餘事矣泰定甲子日南至臨江蕭鎰李南金甫書

奮叢叢述序

異時經義聲律之學之盛凡一題之出一卷之入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於拔新領異之域彼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日長月盛顧亦安所底止哉一變而閩東者四十年亦其勢之所必至者也晦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

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惟聲律是習方其汲於斯也日不暇給於四書乎何有當是時為弟子而十五六間弗此之成也則父兄舛焉朋友弗蒞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於是愧焉多矣今余以場屋陳人微倖昔者之一試而得與渝之士遊也亦天也為妍為傑往往於季課之間得

之如月西蕭君南金蓋妍傑之豐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為疑類皆簡明峻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益邃於四書者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吾聞君甲寅賓興之初嘗貢於鄉既而以滿字黜識者憾焉君獨亦自厲弗替嗟乎月西吾何足以知君吾所知者有四書之天在延祐丁巳中秋前三日長沙季存謹書

蒼叢續抄序

余在渝蓋嘗讀月西之文而寄吾意於編末矣又三年月西書來長沙復徵余叙言其續藁嗟乎月西其以余真足以知君哉自聖門稱顏子問寡問不能而後去之學者知義理真無窮物我真無間而為學之律令格例始定此其為百世之師也月西其聞風而興者歟吾愧君多矣淮陰侯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人此亦人道之常今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為月西多自吾少時嘗有志於上下四方弱冠之際先老猶多在而荏苒歲華怵惕世故自墮其身於空荒晦靄之域以至此幽閨無聊辭若可者一笑則撫髀浩歌擊壺欲缺反成狂疾

亦徒為旁觀怪驚而已吾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無動其
心惟知天理之當盡吾知月西真能學顏子之學而為僕者
當虎帥以聽吾知月西用意千載之上而

者不足貴月西之文固當自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
所以表君意之古而凡學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上巳邵陵
冷椽李存謹書

四書待問所輯書目

晦庵朱子

熹

學庸章句

語孟集註

文集

南軒張氏

栻

註解

艮齋謝氏

諤

學林

勉齋黃氏

幹

講義

通義

北溪陳氏

淳

口義

字義

慶源輔氏

廣

荅問

止齋陳氏

傅良

七聖論

三山陳氏

孔碩

講義

西山蔡氏

淵

思問

化原問辨

潛室陳氏 埴 木鐘集

西山真氏 德秀 讀書記

括蒼葉氏 味道 講義

西山蔡氏 模 集疏

時文選正

臨江蕭氏 鎰 蒼叢叢述

龍江歐陽氏 蒙 自修初藁

四書待問所輯書目

四書待問目錄

臨江蕭 鎰編

第一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三則

四書互義

第二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六則

四書互義

第三卷 凡二十二問二十八則

四書互義

第四卷 凡二十六問三十三則

四書互義

第五卷 凡二十七問三十八則

四書互義

第六卷 凡二十九問三十六則

論語 學而為政

第七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六則

論語 八佾里仁

第八卷 凡三十一問四十二則

論語 公冶雍也

第九卷 凡三十三問三十二則

論語 述而泰伯

第十卷 凡三十二問三十二則

論語 子罕先進顏淵

第十一卷 凡二十八問三十七則

論語 子路憲問衛靈上

第十二卷 凡二十六問三十九則

論語 衛靈下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

第十三卷 凡十六問二十一則

大學經

第十四卷 凡二十二問二十七則

大學傳

第十五卷 凡二十七問三十四則

中庸 首章至十九章

第十六卷 凡二十六問三十七則

中庸 二十章至卒章

第十七卷 凡三十一問三十九則

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第十八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七則

孟子 公孫丑上之上 公孫丑上之下 公孫丑下

第十九卷 凡二十二問三十則

孟子 滕文公上之下 滕文公下 離婁上 離婁下之上

第二十卷 凡三十三問二十七則

孟子 離婁下之下 萬章上 萬章下

第二十一卷 凡一十七問二十四則

孟子 告子上 告子下

第二十二卷 凡二十九問三十三則

孟子 盡心上 盡心下

四書待問卷之一

臨江蕭錕編

四書互義

孔子專言仁孟子兼言仁義

仁統四端故孔門止言仁至孟子時人于性分不明故湏分別言之對分之則曰仁義四分之則曰仁義禮智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對分之則象陰陽四分之則象春夏秋冬春夏陽之屬也秋冬陰之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之道有一必有兩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

者則兩耳會而一之則仁統四端一元之氣統陰陽其實一理也

孔子專言仁孟子兼言仁義禮智

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初不可以名字言之但其該具衆理而其理之大者則曰仁義禮智若偏言之則仁是仁義是義禮智自禮智若專言之則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統兼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孔門未嘗偁言孟子始偁言之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猶明雖不詳著其條而其理自具至孟子時異端並起人多不知性之本善故不得不著明之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是故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

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貫通四者之中是故仁之分別也猶四時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然則孔子之言仁元氣之渾淪也孟子兼言仁義禮智其元氣之為陰陽四時也與

論語不言春秋孟子不言易

論語立論謹處無非春秋孟子知時變通處無非易

論語言性不及命言命不及性孟子兼言性命論語言

仁不及義言義不及仁孟子兼言仁義

性命仁義若分言之則性自性命自命仁自仁義自義若合言之則人得於天者即天之所賦者也仁者義之體義則仁之用也孔子之時人心未離義理猶明故舉此則彼之理具言彼則此之義存至孟子時人心昏惑故言性而不及命則則不知有分限之不踰言命而不及性則不知有義理之當盡言仁而不及義則過於愛而無斷制言義而不及仁則傷於忍而無惻愷故必對舉而兼言之也

論語不言誠大學中庸孟子言誠

論語止言忠信不言誠至曾子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主忠信章乃合忠信與誠並言之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力處而言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着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二字則併本原發以示人其義一也

論語中庸孟子言中大學不言中

善即是中其曰至善則中庸至矣之謂也其曰止於至善則時中之謂也其曰知止則擇乎中庸之謂也其曰能得則得善服膺之謂也明明德而止於至善則執中之謂也新民而止于至善則用中之謂也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故善即是中或問言求必至是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是矣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

大學修己治人之道兼以其事言之故專言心中庸明善誠身之本直以其理言之故專言性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自稟于天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是故言心則理已具言性即是理之具于心者大學明德峻德天之明命即稟受之性亦中庸天命之性也中庸戒慎慎獨內省慎思即存諸人之心亦大學正心也故言心者不必言性言性者不必言心孟子並言之而心性之理乃備

有子以孝弟為人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至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若但以孝弟為仁之本則義礼智信亦有本邪

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故以孝弟言之其愛乎親則為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其敬乎親則為礼之本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孟子論仁義礼智之實正為是尔

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孔門論仁舉體以諛用所謂專言之也孟子言仁必以義配之所謂偏言之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也推其事

親之愛以從兄敬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矣此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

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義主于敬敬莫先於從兄仁義雖有愛敬之別然其所以敬亦必自其敬愛之心發之苟知敬而不知愛則不情之謬敬而已有子專以仁言者以仁該全軀則敬在愛中故言仁而義已存孟子分言仁義者以各自其所重者言之則敬在愛外故言仁不可以不言義

學文所以格物致知也論語學文在孝弟謹信愛眾親仁之後大學格致在誠正修齊治平之先

弟子乃小孝之人詩書六藝小學之事聖人尤欲其務本故必教之以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其孝既立乃可孝文格致是大學之事必物格知至而后誠正修身治平可以馴致孝文所以習其事格致所以明其理故孝文為小孝之終事格致為大學之初事

無友不如己者謂不如己者之不足與為友耳若必求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孟子一鄉一國友善之語似乎恕

所以取友必求直諒多聞之益不如己則無益有損今之人取友求勝己者則忌而遠之見不如己者則狎而親之夫子之言所以救孝者之病孟子亦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

又尚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何以言大人者言不必信

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滯不是合下便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箇不必信處須著如此孝者却要合下信便近義始得

、橫渠云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于非義之信此說較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孟子則曰國家閒暇及時是明其政刑

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必有德禮以為之本春秋諸侯未有能以禮化者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故畏法者但欲苟免刑罰而無愧恥戰國之君不能

貴德尊士于是賢能不舉政刑不修習以廢弛甚者般樂怠教翫細娛而不圖大患故夫子之言以其時君不尚德禮而專尚政刑言之也孟子之言以其時君般樂怠教不修政刑刑言之也治國者以德禮為本政刑為輔相為終始而不偏廢此孔孟之意也

溫故而知新論語中庸文同抑有異義乎

論語以下文可以為師觀之則知新為重中庸以上文尊德性而道問學比之則溫故為重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而孟子曰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則又全似無爭矣

血氣之爭君子所必不有禮義之爭君子所不能無蓋君子
恭讓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本乎禮義則雍
容揖讓雖爭猶不爭也孟子不怨勝已者非謂其全無爭也
蓋謂之射則不能無勝不勝之殊唯君子者失諸正鵠則反
求諸已而已以已之不正敵人之正則已之不勝乃其宜也
不勝在已人何咎焉故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唯其善處不
勝故咎已而咎人此所謂禮義之爭也

論語言夏殷之禮杞宋皆不足徵中庸言夏禮則同
言殷禮曰有宋存焉則又取于宋

杞自成公始用夷禮先王之舊典禮經蕩然無復存矣宋自
微子修其禮物在春秋時亦多廢壞無復先王之遺然國多
君子當時有言諸侯宋魯于是覘禮者及申之會向戌獻公
合諸侯之禮六于楚此雖周禮想見當時設禮亦必有存者
里仁為美夫子以擇居言孟子以擇術言

以此章文義攷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回上句以
為文則其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之以證擇術是借此
以明彼古人引經多如此

夫子於子路則曰不知其仁於管仲則曰如其仁而
孟子言曾西推尊子路蓋比管仲

以全軀言仁則子路特日月至焉者以一事言仁則管仲亦

有為仁之功合二子而言管仲蓋詭遇而獲者尔子路則範我馳驅者也

言仁之道非全躰不足以、為仁言仁之功則一事亦足以為仁夫子所以不許子路以仁者蓋望其造於仁之至極非若管仲則徒稱之而已此聖人厚季者之意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何以便言性善

性與天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於性善亦止大槩言之少言性之所以善至程子言性即理也理無不善然後性善之義始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思可矣然周公仰而思之直以繼日豈以多思為惑邪

張子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然則講治之思莫非窮理又豈有私意起而反感之害耶有臨事之思有窮理之思臨事之思不過擇于是非之兩端則思之多適足以致其反感之過窮理之思必敬事物之理各極其當則思之審斯足以明其講治之精不然周公不思而得者也而犹待於思是知聖人唯見義理之無窮常恐知竟之有限此其不自聖之心又豈季文子所可同日語哉

伯夷不念舊惡孟子謂之隘

伯夷之清其流弊乃至於隘不念舊惡非清者不能也現其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疑其疾惡之心已甚然其所疾者非疾其人也疾其人之惡也其人能改則其惡已去無可疾者矣人亦安得而怨之哉故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論伯夷者當論其清無論其隘

心不違仁心與仁為二仁人心也心與仁為一

孟子非以仁訓心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

仁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躅而默識子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

張子言合性與知竟有心之名故心之為義有專指知竟而言者心不違仁是也有合性與知竟而言者仁人心也是也。顏子是言其用功處孟子是徑牽全體言之

孔顏之樂周子令程子尋其樂處所樂何事是其樂未易言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則又明言其所樂不識由此可以得孔顏之樂

孔顏之樂天理流行之自然其樂在己蓋所自得而有不可名言之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為孝者言之為孝者言

則下得若是度矣反身而誠雖有反身功夫然是大賢以上之事于此以盡萬物皆備之理則孔顏之樂亦可馴致學而至於誠實焉往而不得其樂哉聖人不可及矣欲學顏子先學孟子蒼叢

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者未嘗偏重重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先博後約其重在約皆兼知行言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反說何以專主知而不及行

顏子槩論其所得知之至行之盡宜無所偏重夫子立教則謂博而不約必不免于汗漫而或畔于道故言既知則必求所以行是以皆兼知行言之孟子詳說及說言知而不及行者蓋承上章深造自得而言所謂博學于文而詳說其理者將務為深造而必以其道也所謂欲其融會貫通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者使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蓋深造自得既以行言則詳說反說不得不以知言矣蒼叢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如何

博學而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詳說而將以反約是重在博蓋博固不可不反于約而非博亦不能徃約二者

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

孔孟言博約博之義同而約字義別有約之約有約之之約約之之約者言既博季於文而必以禮為之約則約之體動以行言之也約之約者言既博既詳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則約之體靜以知言之也是約字雖皆訓要而其體則有動靜之殊矣

蒼叢

聖賢之季知與行而已矣然有以知行並言之者有專言知而不及行者不知之固無以行而知之必求所以行博文約禮既以知行並言之矣博季詳說而反約何以專言知而不及行乎此蓋承上章深造自得而言

四書待問卷之二

臨江蕭 鎰 編

四書互義

夫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

春秋魯之史記夫子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則非
創始可知又曰其義則某有罪焉蓋假魯史以寓王法定褒
貶立百王不易之制其事則仍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義則
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
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所謂述而不作亦其自謙不敢當作者
之意

春秋魯史仲尼從而修之筆則筆削則削以一字為褒貶立萬世常行之道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故孟子謂之作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及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不及默而識之何與

先儒以為此三言其本在於默而識之一語而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者非謂默而識之之可略也蓋學不厭又當默識默識則所學在我然後推以教人無非默識之用是三者之中默識為要故言默識則謙不敢當而曰何有于我哉其不及默識則直下領略而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從事於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致知格物也論語以游

於藝在志道據德依仁之後大孝以致知格物為明

德新民之先

格物謂窮極乎事物之理致知謂推極乎吾心之知游藝則玩適乎六藝之事窮理盡性講學之先務玩適其事德盛之餘功有進學成德之分游藝是德感化熟之後等閑游玩之中無非游心養德之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時也

論語志道據德道在德先中庸志德志道道在德後志道據德以道為主既志于道然後道之得于心者可執守而不失至德凝道以德為主必有至德然後發育峻極三千三百于此而凝

夫子荅子路行三軍之問則曰臨事而懼孟子謂孟
施舍畏三軍之言則曰能無懼而已

臨事而懼教子路以敬其事養勇之道也能無懼明孟施舍
之守其氣養勇之效也

論養勇之道必臨事而能敬其事然後為有所戒論養勇之
效必立心而不動其心然後為有所守是故氣足以配義則
自可不惧義不足以勝氣則不得不惧不惧正勇者之事孟
施舍守氣而已雖能無惧而未至于不惧未得為大勇也薈

孔子所雅言者書孟子言不如無書

書所以道政事固聖人所雅言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

蓋謂武成血流漂杵之一言其所取二三策固不憲其為信
也不然東征西怨後后来蘇孟子亦屢言之是豈不信者哉

天子既言桓魋其如予何矣何以微服而過宋

以天理言桓魋必不能害夫子以人事言夫子亦不得不避
桓魋聖人雖是以天自處亦須知盡人事所謂知命者不立
于岩墻之下也

孔孟立教之心一也孔子與互鄉童子之進孟子不

與右師言

與其進所以見不輕絕人之心不與之言所以明動必以礼
之實童子潔己以進則其求見之意必誠故孔子與之進者

所以接其慕道之誠固不追其已往逆其將來也右師雖嬖然言揖之間必有朝廷之禮故孟子但以行礼為事不以其不悅而易其所守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以仁對聖言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以智對聖言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則又合仁智而為聖

仁智以理言聖以地言非離仁智以為聖只是行仁智到極處仁智是理聖是充此理到極處非仁智之上別有一聖也

夫子言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言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讓一也一曰無稱一曰好名

泰伯之讓其讓以誠故其跡隱微民無得而稱之好名之人其讓以名為名而讓豈人情哉燕噲是也

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氣象

犯而不校是成德事三自反却有用力處孝者先孝自反則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孝不校恐于是非曲直或不能辨故欲學顏子先學孟子

顏子渾是義理不見有人孟子見得義理無窮唯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跡

自反所以自修孝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此深淺之序也然自反謹嚴親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

未至遽欲自以不校為高則恐無修省之功而陷于苟且類情之域也

子絕四首言毋意大孝正心必先誠意

意者心之所發而善惡之幾誠其意者欲其一于善而毋自欺也心之所發一有不誠即為私意有私則為惡矣聖人氣質清明渾然天理不待於誠自無私意衆人不能無物欲之累故必慎獨以誠之而後可至於意誠之地故聖人自是無意若孝者則不可以不意誠

毋意之意謂妄念起而為私意則不可有誠意之意謂不起妄念而必實其意則不可無

夫子之毋意至善而無惡天理之所存聖人之安行也大孝之誠意為善以去惡而實用其力孝者之自修也心之所必所當審唯聖人不待于誠而自無私意孝者則必審其幾而實之毋之為言無待于用力而自無之也誠之為言有待於用力而後誠也比聖人孝者之分也

顏子擇乎中庸而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于言行毋乃亦嘗動于心乎

正是中庸不可能聖人只是中底道理

夫子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孟子告齊王以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好色人之所同故其好也必誠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此孔子所以歎其未見然好色雖人之所同要未可謂所好之正若齊王言好色而自以為疾則其心未嘗不慊然于所好之非正是其良心之發有可擴充之者孟子若禁止之則好色必不可禁止雖有善諫無自而入矣故委曲承順以致其聰託于太王姜女以悅其心終言無怨無曠以廣其意推是以往則立人達人亦自此充之所謂巽與之言也蓋孔子之言好色以人不好德言之孟子之言好色以與民同樂言之未可與權之權言權只是經也孟子荅淳于髡以禮對權論子莫執中以中對權則經權不異乎

先儒有言權只是經者又有言經與權當有辨者既謂權只是經矣而又謂權與經當有辨者懼學者守經而無權又懼學者從權而失經也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入皆可守權非体道者不能用也其孝適道與立與叔而曰叔只是經者言權者經之權也言權則經在其中矣權與礼對則禮為經叔與中對則中為經執中而無權則膠于一定之中是執一而不變者不賦道于遇事之變而不知權則嫂溺不援是無惻隱之心者非豺狼與所謂權與經當有辨者亦以足叔只是經之意實相為用而不相悖也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似非衣錦尚絅之意

衣錦尚絀是惡其文之著必表而出之是嫌其体之露中庸
以心德言鄉黨以容貌言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善人
不入於聖人之室也孟子稱樂正子為善人則極言
可欲之善於不可知之神與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由其質美故雖不踐成法而自不為
惡由其未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質美而好學則善有諸
已勉於力行以至充實光輝雖大且聖亦可馴致其分在千
學與不學而已

冉求自謂可使足民及其宰季氏賦粟倍他日則是

屬民者也安在其能足民哉

冉有以政事之材施于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其失在于
以仕為急是以義理不勝其功利之心耳足民亦其所志但
急于從事失身於季氏是以違其所言

只以政事稱即其季問功夫有欠闕處故聖人常攻其短

夫子與點孟子謂之狂

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聖人之志失子之
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
曾點知之故亦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
也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而行有不揜焉者是以謂之

狂在陳思歸所欲裁正者謂此輩耳

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中庸九經止以非禮勿動言
修身而不及視聽言

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身之用即心之動處故以身之用
而言則曰視聽言動自心之動而言則視聽言動皆動也知
非禮勿動則自不非禮視聽言矣故論語亦以非禮勿動在
後

程子動箴曰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先儒謂此兩句必於動
上言之者以動該三者而君子之道行之為貴也舉動之一
字則視聽言皆在其中故言身之用則曰視聽言動言心之
用則視聽言皆動也中庸非禮勿動所以修身以動包視聽
言而言

夫子言君子不憂不惧孟子言君子有終身之憂

論君子之成德以無愧于己而不憂論君子之進德以耻不
若人而有憂

不憂不惧夫子所以寬司馬牛之憂憂自外至者也有終身之
憂孟子所以堅仁禮之施憂自中出者也非仁無為非禮無
行則內省不疚矣是故內省而不疚自可以不憂內省而可
耻則不可以不憂憂之如何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聖者則
憂其所可憂以至于不憂斯可以成德矣

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大學曰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似攻人之惡矣

有脩己之事有治人之事脩己者不必責諸人治人者必先省諸己脩慝者務去吾心所匿之惡而已何暇攻人大李九章則新民之事已德既明政當推以及人使之去其舊染之污也然本於修己而已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言行君子之樞机不可不謹也昧于義者不擇是非可否而於言行不能無輕于此而必其信果則亦尾生之信徒狄之果而已雖似有弁未免為硜硜之小人唯能審于義之當

然則必有所擇而後發故言不必其信而自信不必其果而自果唯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未嘗不信果也是知孟子之所謂大人則硜硜然之為小人可知矣故先儒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主于信果則未必合義

剛毅本訥近仁力行近乎仁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三
近仁異同

聖賢有言資稟之近於仁者有言功夫之近于仁者蓋剛毅者有堅強奮發之意故不屈於物欲而心常正本訥者無巧令脩飾之習故不至於外馳而心常存此以資稟言之也力行者致力于所行之道自強不息知義必為故足以勝私強

怒者勉強於推己之功已所勿欲勿施于人故有以上達此以功夫言之也然有剛毅木訥之質又當有力行強恕之功然後可以至于仁者有其質而無其功則亦剛毅木訥而已雖近矣未有能至者也 自修

四書待問卷之二

四書待問卷之三

臨江蕭 鎡 編

孔子稱子產為惠人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

子產相鄭黜侈崇儉作封洫鑄刑書其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死而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而先王之政之教誠有所未及故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亦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

孔子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曾西言

管仲功烈如彼其卑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其力自不

可揜然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故功烈如彼其卑夫子亦曰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孟子言曾西不為管仲

管仲有仁者之功而其規矩狹隘亦不逃君子之訛孔門功過不揜元氣之流行也孟子功利不道泰山之巖巖也

孔子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聖人之論霸者雖不與以王道亦不揜其霸功五霸桓文為盛雖以力假仁心皆不正是則三王之罪人宜乎仲尼之徒之所不道而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翼戴王室免民左社則皆管仲相桓公之力故自王道見之則霸功為不足道自霸功言之則桓公君臣其善有不可揜者

衛靈公問陳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固孟子對以仁義所問甚切所荅似迂

為國以禮則兵可不施而國自安以義為利則民可使富而君亦足使衛侯而知此意必不至附齊鄭以叛晉党范中行以伐盟主則外無大國之討內可以安靖其民而無所事陳矣使梁王而悟此理則必行先王之道施仁政于民省刑薄歛脩其孝悌忠信使民安于畝畝衣食以尊君親上則國無不利矣此為邦之正道常情之所謂迂君子之所謂切也自

修

孔孟行道之心一也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
三宿出晝

行道以濟時者聖賢之本心道不行而去之者聖賢之不得已也去有遲速則亦所遇之君不同耳宣王天資朴實足用為善故孟子之去齊也廢几其能改而返已靈公無道復有志于戰伐之事則亂邦無可居之理明日遂行所謂見几而作者

殺身成仁義也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孔子何以不
曰義而曰仁

仁義体一而用殊故君子之于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夫子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是也以義決者孟子欲有甚于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体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孔子言王道止言禮樂如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是也
孟子言王道止言政事如樹畜衣食經界井地是也
意者孔子答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

孔子為學者言所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孔子言樂韶舞放鄭聲而孟子言今樂猶古樂

春秋之時禮樂廢壞孔子立萬世當行之道為百王不易之法謂以禮樂治天下則必有韶舞必放鄭聲此為邦之正道也戰國之君皆自奉其身而不恤其民孟子非不知今樂古樂之不可同但欲開導其善心深勉其與民同樂是樂雖有今古之異而與民同樂之意則無今古之異耳此救時之急務也

孔子言君子貞而不諒無取於諒也孟子言君子不亮惡乎執則又取於諒

又見五卷

諒有三義有專以信言者有以信之小言者君子不亮惡乎執之諒專言信者也貞而不諒之諒信之小者也

以諒對貞而言則諒視貞為不足止為小信若專言諒則不害為執信之美德

孔子言畏大人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

大人固所當畏藐是藐其巍巍然者世之畏大人者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者耳如前倨後恭之類是也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以畏大人為心乃真能畏大人者也

孔子主畏大人而言孟子主說大人而言大人者天命之所存不得不畏唯說大人者能勿視其巍巍然則志氣舒展言語得盡苟非有說之之事而但以藐大人為心則失之矣

論語生知學知困學有三等之序中庸則言及其知

之一也

論語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中庸及其知之則一者言所其終所至之同

孔子賢伯夷首陽之節孟子訖其隘孔子仁管仲一匡之功孟子言曾西所不為

孔子雖賢伯夷然但列之逸民之目而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隘之語起于此孔子雖仁管仲然小器與奢而犯禮皆直指其失孟子曾西之言起於此

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

張子言有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源之理皆謂是也若夫子論性而以相近為言則固指夫氣質而言之矣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孔子言性相近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稟不能無美惡之殊

然其物犹不甚相遠至習于善者日進于高明習于惡者日流于污下于是始相遠矣孟子性善則是論性之本然論性而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故程子言不備○性相近兼以氣言性善專以理言人物得是氣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是理未嘗離乎氣也故論理而不論氣則無以見主質之異論氣而不論理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孔子之言性相近兼理與氣言之也孟子之言性善論理不論氣者也以言其理則得全于天渾然至善何相近之有蓋孟子時異端並起徃徃以性為不善故孟子推原其本言之非有異於孔子也

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以為人無有不善是則堯舜與塗人一尔何謂相近

性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無不善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氣則有美惡之殊而其初亦不甚相遠是謂相近蓋孟子專言理孔子兼言氣專言理堯舜塗人之所以同兼言氣堯舜塗人之所以異自修

孔子言性言習不言情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不言習性相近兼以氣言性善專以理言以氣言性則不能無美惡之殊故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而情之中節不中節皆習之所為故言習則不必言情以理言性則理至善而無惡發

而為情為才亦至善而無惡既皆至善則非習之所能移故
言情才者不復言習 蒼叢

孔子止言性孟子言性便是情才

孔子言性兼以氣言之孟子言性專以理言之以理言性則
理之体虛無聲色臭味之可以形容故先指其性之發於情
才者言之以情者性之動而有為者也才者性之具而能為
者也即其情才之善則其性之本善不待言而可知矣 蒼叢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曾文問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
何以然之

性兼氣質言則有清濁厚薄昏明之不齊故于相近之中有
美惡一定而不可移者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為堯
舜之類然其本然之理則人與堯舜本無異者但眾人汨于
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故程子言
理則堯舜至于塗人一也脩身以復其性則眾人亦堯舜矣
論語下愚不移中庸雖愚必明

下愚不移此氣質之最昏而不可進于學者雖愚必明此氣
質之少昏而猶可與為學者不可以下愚之不移而遂疑愚
者之未必明也蓋下愚者自暴自棄之人也自暴者拒之以
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故曰不
移愚者困知勉行之人也惟其困而知勉而行也故常百倍

其功勉勉循循而不已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而貫通焉則雖不美之質可變而美而豈自暴自棄者所可同年語哉

柳下惠三黜不去孟子乃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三黜不去必其心可以不去則不枉道事人之意可知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者由有三黜所以為介使居三公其介亦必如此

論語末篇言道統并言治道孟子末篇言道統不及

治道

論語載堯舜咨命之辭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皆歷代之君此聖道之所以傳故言道統并及治道孟子叙堯舜湯文周孔相承之次有君臣焉此聖學之所以傳故言道統不及治道

四書待問卷之四

四書互義

臨江蕭 鎰 編

大學言止善中庸言明善

善者人心天命之謂本然至善則本然之極致也善而言明
察乎至善之所在也善而言止至乎至善之地而不遷也知
所止能明乎善也得所止止于至善也中庸言明善所以明
格物致知之事其不言止善者既言誠矣學而至于誠安往
而不得其所止哉 自脩

大學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先安而後得孟子自
得之則居之安先得而后安

能得者得其所止理自外至者也自得者得之于心理自中出者也能得知止之終事自得造道之始事止善始於知止非能安無以致其能得之功造道原於遼原非居安無以固其自得之理知止而能安者能得以前之事所以知之也逢原者自得以後之事所以行之也終始相因內外為用知而得得而行為孝之序也 蒼叢

大學言誠中庸言誠身

誠意者知為善以去惡則必實用其力而無自欺此明善以誠身之事誠身則所存所發一皆真實而無妄乃意誠而心正之功誠意唯恐其有不誠也孝至于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其要只在獨慎

大學言致知中庸言致曲

知者吾心所知之衆理曲者善端發見之一偏致則推之以至于極之謂也心之神明妙具衆理而宰萬物一有不致則其于所知必有所不盡故大學之道必致其知人性皆同而氣則有異唯聖人能卒其性之全辭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是謂致曲知以心言曲以性言本自不同及知至而后意誠曲能有誠則致之效也故程子曰同歸於誠

大孝國治而后天下平中庸薦恭而天下平孟子修

其身而天下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大學是徹上徹下語中庸是指上一截言之孟子是指下一截言之大學明德新民條目具舉篤恭而天下平所以明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之要所謂篤恭乃不顯其敬即明明德于天下也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者所謂親長犹老老而天下平者即壹是以修身為本也

大學言治天下國家本於修身而修身之道本於格致誠正中庸言治天下國家亦本于修身而修身之道本于好學之知力行之仁知恥之勇何治天下國家之本則同而修身之本則異

好學亦格物致知之事力行亦誠意正心之事知恥則能強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事

大學言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朱之而論語君子泰而不驕則又有取于泰

有侈肆之泰有安舒之泰侈肆之泰同乎驕者也安舒之泰異乎驕者也故以驕泰對忠信則泰視忠信為不足以驕泰自相對待則驕之矜夸又不若泰之安舒矣 蒼叢

中庸首言命子罕言命

命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賦與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又不可盡委之氣數以至于

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乃不躐等之教李問之家所李何事
乃棄人使不言邪

中庸天命之謂性命性為一孟子性命性命為

二

性命有專言理者有專言氣者有兼言理氣者天命之謂性
專以理言之也性也有命為性謂食色意欲之性專以氣言
之也命謂命分之所得者必有品即限制者存合理與氣言
之也命也有性為命謂所稟有厚薄清濁之殊專以氣言之
也謂性仁義禮智天道之在人者必當致力以盡其性專以
理言之也中庸專以理言則性命相與為一孟子各就其一
重處言之則性命不能無二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語何以無能字

論語有之為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中庸無此
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意
者論語是夫子本文中庸是子思櫟括

舜執其兩端孔子竭其兩端

竭其兩端是盡其在己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
無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其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
自大至小自上至下摠括已盡無一善之或遺

中庸為飛戾天魚躍於淵程子何以言與孟子必有

事為而勿正心同

必有事為而勿正心孟子言此以為集義養氣勿忘勿助之功夫程子引此以明鳶飛魚躍化育流行之妙用鳶之飛魚之躍所有事也飛者自飛而不能強之使飛躍者自躍而不能迫之使躍勿正心也程子以子思之言莫非道體之妙雖其為人之功恐學者未遽領略故借孟子集義養氣功夫實用處以形容之使學者有所持循而用力也故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為而勿正心同活潑潑地此言又見程子喫緊為人尤有甚於子思者也先儒謂程子借孟子之語以發明己語之所未到而後人或作實語現之

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以異道者仁也忠恕則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 是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不然曾子借此以說一貫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正為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所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言之妙而借其可明言之粗以明之耳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動以天學者之忠恕動以人忠恕違道不遠以道不遠人而言學者之事也故必有盡已推已之功此所謂動以人者未為能與道為一

者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吾道一以貫之而言聖人之
事也故不待盡已而自無不忠不待推已而自無不恕此所
謂動以天者與道為一者也遠道不遠是為忠恕正頭面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乃曾子自一貫放下一級言之使知夫
子之道由忠恕而至耳是故道不遠人非指忠恕則學者無
以進于道吾道一以貫之非借忠恕則學者無以知其道謂
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固不可謂孝者不由忠恕而能至夫
子之道亦不可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夫子危言危行非與
危者高峻而有廉角之稱非詭險不平之謂乃所謂庸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顏子居陋巷而有為邦之問毋乃
非其素位與

聖賢修己治人之學無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雖
未履其事亦不可不窮其理顏子簞瓢陋巷雖若素貧賤者
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見同于聖人則孔門王佐之才唯一
顏子而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為邦之問所以窮其理也素
位而行蓋以明行險徼倖之不可為耳聖賢平日講明何事
豈以為邦為出位之問哉

中庸知仁勇以知為先孟子仁義禮智以智為後
中庸以資言論資則以生而知之為上知孟子以理言論理

則以仁義禮智相為循環智有藏之義而仁義禮皆藏於智其功在藏是以歸後

伊川有言力行是淺近事唯知為上知最要緊故中庸知仁勇以知居上孟子循環言之智本是藏惟是知得如此然後如此是仁義禮皆藏在智中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藏三德春夏秋冬冬是智冬藏三時

知是始終之義中庸言知仁勇必知足以道此道然後仁以辭之勇以強之其功在先故以智為先孟子言仁義禮智必知斯三者而弗去然後為心德之全其功在後故以智居後生知安行主於知而為知季知利行主於行而為仁

夫生知可以知言矣而安行未必主於知也利行可以仁言矣而學知未必主於行也且與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不同如何

論語論進修之序先仁而後知中庸論資稟之殊先知而後仁謂仁人為聖人者以進修言之也謂上知為聖人者以資稟言之也中庸既以上知為聖人則生知安行皆聖人之事安行所以居知既以仁為賢人則學知利行皆賢人之事季知所以居仁中庸人品之論各有分配自有並行不相悖處

中庸言誠之者人之道孟子言思誠者人之道誠之思誠有以異乎

誠之者學知利行之事思誠者思所以學知利行之事自誠之而言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為擇善固執之功自思誠而言則季欲其博必思有以博之問欲其審必思有以審之思欲其慎辨欲其明行欲其篤必思有以慎之明之篤之者誠而思焉則所以誠之者其功夫愈周密矣子思之言欲人之進於誠也孟子之言欲人思有以進於誠也先儒謂思出於心心存於誠則常思則以誠之學者於此用功尤為有力

自修

不思而得聖人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然則聖人且有待於思與

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固無待於思然而聖人之心未嘗自聖其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者天理之所以常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故自衆人而視周公則可以不思自周公而視周公則不可以不思周公而不可以不思所為周公之聖

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廢其一非季也論語學而不思思而不季舉其一而遺其三何也

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與辨是思之始終學之博則有以備事物之理而得所疑故有學問之審則有以盡師友之情而發其端故可思思之慎則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學問思辨而得之

者皆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是始于學終于行學之始終也疑而思問不問則學之所疑不釋而不無可措于思既思而有所未安不辨則行有不察雖思亦徒思而已是始于問終于辨思之始終也舉學與思則問辨行在其中矣故朱子取程子非學之言以註論語云

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心

心者衆理之所具性則此心所具之理心之為体無不統其用無不周惟能穷理而貫通之則知無不盡而事至物來皆以理應所謂盡心也性統天心無象可形而莫非實理無不實故無人欲之思以雜 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大

小精粗無一毫之不盡所謂盡性也尽心知之至盡性行之至知性以尽心尽心以盡性盡性唯誠者能之

盡心以知言盡性以行言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為尽心能盡此真實本然之全体為盡性尽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盡字非下功夫之謂益已上工夫已至此方盡得耳

人唯能尽心也是以知之至知之至則知無不實而賢希聖矣人唯能盡性也是以行之至行之至則行無不實而聖希天矣知性以尽心尽心以盡性盡性乃至誠之事

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博學以文約之以禮知

意在先

非存心無以致知故尊德性在道問學之先博文不可以不約禮故約禮在博文之後

夫子既言我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以四代禮樂
答顏子為邦之問

有當時為下不倍之常道有百王為邦不易之大法周禮乃時王所制當世為用夫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若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當以舜樂夏時殷輅周冕為正蒼叢

子思言仲尼祖述堯舜宰我言夫子賢于堯舜

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功夫子祖述堯舜則夫子之道固堯

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見于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不能自明也夫子推明其道以垂世立教使堯舜之道大明于天下若無夫子後世何以據知堯舜哉是故前乎夫子而非堯舜則夫子之道無所宗後乎堯舜而無夫子則堯舜之道無以明夫子賢于堯舜語事功也

四書待問卷之五

臨江蕭 鎰 編

四書互義

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然則孔子仁管仲
正桓公非歟

以桓較文彼善于此要知扶天子以令諸侯先詐力而後仁
義皆二王之罪人特孔子聖德寬弘時或不揜于善孟子衛
道自任故絕口不談
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不取之桓公管仲有功于天下故夫
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所不取也

晏子在齊固無功烈之可言若管仲者孔子尽称之矣孟子何訖之深邪

孔子所称称其攘夷狄而安中夏也孟子所訖訖其舍王道而行霸術也孔子雖称其功而器小之訖奢而犯礼之訖固未嘗略况世变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訖其舍王用伯之罪則人將趨于伯矣孰從而返之邪以此防民犹有申商之徒以詐力強國而甘處于伯之下者

孟子言浩然之氣孔子言血氣未定方剛既衰果有二氣乎

氣只是一氣但從義理中出者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理而發而從血肉身上出者乃為血氣耳

好色好鬪貪得所謂氣壹則動志不得其養而妄有作為者也戒色戒鬪戒得勿忘其所有事則得其所養而血氣亦浩然之氣矣而果有二哉

子貢曰季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

仁知有自為体用者有相為体用者以自為体用而言則仁有仁之体用知有知之体用以相為体用而言則仁為体以知為用知為体以仁為用季不厭者智之所以成物教不倦者仁之本于成己故成己言仁之体教不倦為用季不厭言

智之体成物為用此以仁知自為体用言之也學不厭為智之体教不倦為用成已為仁之体成物為用此以仁智互為体用言之也苟成已之仁有所未至則此心未能以勝私而其為教也將下免于倦矣學不厭之智有所未盡則其終將至于喪已而其于物也安能保其必成乎

知者動仁者靜此仁知之体若言其用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知在我仁在物動靜体用之謂也

尽性以成已仁之体也推是以成物則知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我知教不倦所以廣我愛自入德而言也然子貢之言主于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已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是以仁智合而為聖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則以仁對聖言始終聖智則以智對聖言何與

仁智皆以理言聖則造其至極之地也仁智所以入聖而非離仁智以為聖仁智同是此理聖則充此理到極處非于仁智之上別有一聖也夫子言若聖與仁是以仁次聖而非以仁對聖孟子始終智聖是以智先聖而亦非以智對聖自脩

智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聖人生知安行又極其至之謂也
宰我子貢有若論聖人與顏子高堅前後之論孰侵
伊川固云三子之論皆非聖言聖人者如顏子但言仰之弥
高鑽之弥堅而已益語聖人事功之則凡智足以知聖人
者皆有以識之而語聖人道体之妙則非去聖人一間者不
能如此形容之也

子貢禮樂德政之論與論語日月宮牆之喻孰切
子貢禮樂之言体用該舉比之宰我有若已為詳更以宮
牆日月犹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喻參之益知夫子之所以為
盛曠古今所未有而子貢所以為善觀聖人也

孔子言性與夫道不可得而聞孟子言必道性善
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亦少說須知
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方是說性與天
道孟子不曾說上一截只說成之者性也孔孟說得高孟子
說得實

人有恒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何以不及格致誠正之
事

人之恒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大孝之道則明德新民本
末具奉大孝亦云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盖
言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奉而措之耳

中庸言誠之孟子改言思誠中庸言形著動變孟子
止言動

思出于心心存于誠則常思所以誠之孝者於此用功尤為
有力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孟子聽其言也現其眸子人為瘦哉現人之法如是
現人之法如是其詳

現人之法有迹其事行而求其心者有見其容貌而知其心
者益人之一心不能無善惡邪正之異其生色也即著于外
至於用事必有伏机故於其行事也非熟察不能明其所蘊
容貌則一見即能知其所存是現人之法求于行事者不得

不詳而得其于容貌者無待于詳也自修

孔孟言同而其為說則異孔子為旋現其為人而設孟子則
一見而識其大綱

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義謂得宜不獨尊賢五典君臣亦曰有義無非宜也但從兄
乃其切近而精實者蓋義主于敬敬莫先于從兄從兄乃義
之最先發處由是而尊賢事君皆是此義充之仁之於親親
仁民愛物亦然

孔子以子產養民之惠為君子之道孟子則曰惠而
不知為政養民之惠獨非政乎

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必若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然後謂之政孟子以所見言之耳

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孔子言必信行必果

必信必果亦異乎小人之無忌憚者益亦志乎善道特所見者小耳故孔子言士則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知硯硯者之為小人則知惟義所在者之為大人若夫小人之無忌憚者不信不果而託于唯義所在尚誰欺哉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言作春秋

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賞罰刑戮不行為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刑罰前此未之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責善朋友之道與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何以異

朋友以義合者也責善亦忠告善道之事不可則不得不止然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則可以不辱責善不可而後止其能不辱者幾希矣

孔子於友道敬其全孟子於友道敬其盡責善已不能如忠告善道之渾厚况又不可而不知止焉豈不愈扞格而難入乎

孟子蓋為父子責善言之

公侯皆方百里孔子謂顓臾在邦域之中百里之國果能容五十里之顓臾乎

禮言周公封曲阜之地七百里故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是七百里者合附庸言之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與孔子去食之言不同

子貢善問直探理之至極故聖人明信為本以示之若任人則狗乎人欲其問之意固以食色為重若告之以寧不食而死必以禮食則禮不尽而意有空非啓告之道也故獨循其本而告之使之久其本而知理之不可易者則其說將自窮與孔子之意益無殊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果足盡堯舜之道則以孝弟為士之次者非與

孝弟之道通乎上下堯舜人倫之至亦循是道而已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若夫孝弟有得於人之稱善而施于事為或者爽于世用是殆本立而材不足者但能使其身無過而已謂之得已可也而何益于人之國哉是故均是孝弟也苟能充之則法堯舜而可以為

堯舜苟不克之則不過為士之次而已

朝聞夕死則道未易知也而孟子曰夫道豈難知哉
人病勿為何也

孝弟之道具於人心最為切近而易知為之者即其所知而
推致之自事親敬長以至事事物物各尽其道是亦堯舜也
已若孔子所謂道則事物當然之理無處不有固難周知故
以得聞為生順死安無遺憾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與君子貞而不諒何以異

孔子言貞諒在其中者也對貞而言則其專于諒者未必諒
也未必貞者以己之私意為諒而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亮

亮之正也如孔子所謂友諒是也

存心養性便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否

孟子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教
人就實行上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與朋友自遠方來之樂

同乎

此樂與有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為故集註以為斯道
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至人之心所願
欲者莫大于此也

孟子仁也者人也中庸仁者人也

孟子以体統言之中庸以對義者宜也言之孟子言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中庸仁者人也是以人身自有主意而言故下文曰親親為大是不同

曾點浴沂咏歸有聖人氣象而孟子以為狂且謂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

狂者立志大高舞雩之事

落如光風霽月然

終不到聖賢地位者為其志大高而行不揜故終歸於狂然人品自是不同故聖人晚年常嘆狂者不可得見

狂者志大高而行不揜志高故見大意行不揜故不入聖人之室

四書待問卷之六

論語

學而

人不知而不愠而曰莫我知也夫則似不能無愠者
人不知而不愠此成德者之事若聖人則不怨不尤自有人
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則亦何愠之有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言鮮則未是絕無
孝弟之人猶未免或有犯上之累耶

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吝問自無世俗一芥粗暴氣象

臨江蕭 鎰 編



縱或有之終是罕見君言粗暴大過可保必無益孝弟之人好處之分数多不好處之分数少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則犯固違德也及子路問事君子則曰勿欺也而犯之可乎

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以不順犯上則為逆以直諫犯君則為忠然必有勿欺之實然後為忠不然不免為逆德矣蒼叢

巧言令色既非仁矣何以又惡許以為直以色厲內荏為小人

巧言令色者致飾於外務以愧人亡其本心之德者也若許

以為直色厲內荏雖與巧令不同原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令之尤者故聖門惡之又曰譬諸小人其犹穿窬之盜也與忠信傳習曾子所以日省其身者若夫孝者之所省亦此三者而已

曾子之省身者如此若夫孝者之所省則不止此事親有不足于孝與事長有不足于敬與行或愧于心而言或浮于行與欲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庶乎可以及曾子之省身矣

行有餘力則以孝文孝文在後博孝於文約之以禮學文在先

博孝於文不說道未能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湏是一先
有了方可孝文且如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孝親不謹出言
不信於衆又不汎愛於仁人又不能親說道要去孝文實去
孝不得

則以孝文之文詩書六藝所以習其事小孝之終事也博孝
于文格物致知所以明其理大孝之始事也孝弟謹信愛衆
親仁未有餘力而孝友則非所以為孝孝文而不約之以礼
則亦徒博而已此先後之序也

行有餘力則以孝文行先于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先於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職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大孝之
事先行後文由內以達外先文後行由外以及內學文之文
詩書六藝所以習其事文行之文格物致知所以明其理學
文之文小孝之終事故先行于文文行之文大孝之始事故
文先於行

則以孝文集註所重在文文質彬彬所重在質
以文對質則為文采之文因學而言則為礼樂射御書數之
文

子夏言事君能致其身夫子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致身謂不有其身益國尔止家公尔忘私之義非致命之謂

也此槩為事君者言之若大臣則當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益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非枉道以事人之為也能致其身者事君之職不可則止者大臣之義若不

能以身殉道雖致身何取焉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果有不重不威者乎

此君子只大槩言之非專謂成德者也

政

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何以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固未嘗有出位之思而時君大夫之望聖人則以德而不以位也聖人豈不欲其道之行哉有其德無其位則不謀

其政耳及其至於是邦必聞其政則其盛德光輝之接于人而人自敬信以其政而就問之耳如齊景公季康子之問政皆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然則不謀其政者聖人守官之法必聞其政者其時君大夫秉彛好德之良心乎蒼巖

子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而門人稱其厲威

有聖人德容之盛有聖人盛德之全光輝之接於人者德容之盛也中庸之氣見于容貌者盛德之全也自其德容之盛者而言則為溫為良為恭為儉為讓皆足以現聖人自其德容之全者而言則非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足以為聖人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與孟莊子之孝同乎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不忍遽改乃見其孝莊子之父獻子自是賢人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難能也

夫子言不患人之不已知矣又曰莫我知也夫

孝者當致知於人以求其已行之述篤行于已以盡其可知之實真積力久充實而光輝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故不以人莫已知為患至若聖人之德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得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孝自然上達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固無以異于孝者然其所以不怨不尤下孝人事而上達天

理者其精義入神益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故曰莫我知也夫自修

既曰不患人之不已知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又似求知於人者

以好名為戒則求其在不求人知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敝有甚于好名者故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猶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其言不偏不倚表裏俱備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集註曰君子孝以為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為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孔子三言不患人之不知下文不同有以異乎

聖人之言若同而意皆別患不知人者患其取友之差病其不能者病其有所不能于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其可知之實而後人自知之然亦非務為灼灼之行以斬人之必知也

為政

聖人生知安行宜無待於學及其學也亦何待于十年十五年而一進邪

聖人生知安行有見夫義理之在人者不啻如飢食渴飯之急十年十五年而後一進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季雖已至而不敢自信必及稷參驗有以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

有以自信焉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志學章知行之分

志季欲行而以知為重而立本于知而以行為重志季言知之始不感知天命耳順知之至而立言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行之至

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夫子五

十而後得為君子乎

天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天地之本然也知命之命則兼氣稟言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知定分之不可易而能審于是非取舍之際而無趨利避害之失所以為君子若聖人則窮理盡性明于事物當然之故知極其精而是非利害有不足辨者矣

知天命是知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以其理言之也知命是知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以其氣兼言之也

命同是天之所賦者而天命之理尤微於命分之理惟聖人之於天道固已昭合而純亦不已則已極其精而於是非利

害有不足言者然後知命分之命君子所能知天命之命非聖人不能知也

又母唯其疾之憂父母憂子之疾乎子憂父母之疾乎

武伯貽親憂處多故聖人以此箴之以疾貽憂此人子無可奈何處與其他招憂不同故集註云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義為憂而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

君子不器子貢以達稱則可謂通才矣何以夫子曰女器也

子貢識見高明通達理事而施之于用有不能周故未至于

不器夫子以瑚璉比之要足以常器之貴者亦有用之成材也然瑚璉但可施之宗廟而已豈非適於用而不能相通者與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行在言前忘言可也而猶有事於言乎

此為子貢多言發之理人亦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敏於行而訥于言何嘗教人使不言者但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耳

夫子嘗言闕疑矣至君子有九思則曰疑思問疑而思問有當闕之疑與不當闕之疑與

疑而闕之者恐其是非之不當故擇之精疑而思問者恐其事理之不明故考之詳既能闕疑而不輕于言猶必思問以求解其惑則可謂好學也已矣闕之為言欲其于可疑之際闕而不言以待于問思之為言欲其於所闕之疑必審於問以求其理是則所謂闕疑者唯怨其擇之不精非謂疑則不必問也人之於學多聞固不能無疑疑而不闕則未免以己意相度其必強以所不知為已知者甚至是其所非其所是而於事物之理愈惑矣然雖能闕疑而於其可疑者不思有以問之則疑而無以自擇理有不明終亦必惑而已矣

論語兩言多聞多見干祿章以聞主言見主行第七

篇以聞主行見主言

聞見互相發明多聞固是欲言多見固是欲行然亦有聞之而行者見之而言者此慎言慎行與從之識之無所不可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聖人教人豈真以是求祿耶

程子曰修天爵而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聖人之心亦以為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祿與言與否非所計也所謂祿在其中如仁在其中樂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得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求祿邪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孝也祿在其中孝與言行

有辨與既孝矣慎言行矣而有不得祿者又何與

慎言行亦所以為孝皆得祿之道也然君子修其在己而不求必於人故處順安常不計利而為善亦惟其理之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

見義不為無勇也是義不可以無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是勇不可以無義

勇有義理之所為者亦有血氣之所發者無血氣以配義理故見義而不為無義理以養血氣故有勇則為亂見義不為者雖知義之當為而其氣不充則不足以配義故欲有為而不能以有為是謂無勇有勇無義者惟知好勇而不裁度義

之可否一切以不義行之故不期于為亂而不能不為亂是
謂無義故義不可以無勇勇尤不可以無義也 蒼叢
有勇無義過于勇者也見義不為不及勇者也

四書待問卷之六

四書待問卷之七

臨江蕭 鎰 編

論語

八佾

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祀宋文獻不足徵若
以殷因夏禮言之則不必待文獻為徵可也

所因是三綱五常固不待取徵若夫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
何限既無文獻雖聖人亦不能以意度臆說也

夫子既曰吾從周矣何以又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
子

以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必當盡從周也若魯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夫子嘗言季禮矣至入太廟每事問所問果嘗季之禮與抑未季之禮與

禮無不在在家庭則有家庭之禮在鄉党則有鄉党之禮在朝廷則有在朝廷之禮在宗廟則有宗廟之禮禘祠祭祀共給鬼神此禮之在宗廟者圣人明春所照其於宗廟之禮禘嘗之義固無所不知而所知者知其理而已至於制度之詳器幣儀衛之細藏之府庫掌之有司者聖人前此所未見則

安能備識而周知故于太廟助祭之時每事而問然後為審是知聖人于禮固無不季而每事問者蓋欲致吾心之所知無不盡格事物之理無不到而豈有嘗季未季之分哉自修

告朔之餼羊國之大事也子貢未嘗有位於魯安得而欲去之

此見於師友講論之辭未必實司此事曾子問一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不講明何必身獲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而欲居九夷何也

欲居九夷益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仁厚之俗莫

先于此

聖人可以不擇而居在衆人則不可以不擇居益居陋邦唯聖人則可故所居而化不為陋所移或者地夷人華又安知九夷之不為仁里哉

志於仁者能無惡矣則志於道者何以猶不免有惡衣惡食之恥

仁切於心志於仁則其功夫大段已是親切所以必無惡道字較寬凡人有志於孝皆志於道也若所志泛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方志於仁未是行得仁安能每事尽善以為無惡不識志於仁便可無惡否

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志者心之所之之謂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以不及仁

君子之於仁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故有仁以為之體則義為之用義以為質則禮孫信三者又義之用仁統乎義言義則仁在其中矣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而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則君子犹有不仁者乎

仁者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自然唯其心存而不放則渾然天理自無一息之間斷所以為成德之士然天理不常行則仁或有時而不存雖以顏子亞奎猶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是以君子貴乎操存也然君子固有不仁之時亦未至如小人之全不仁者有以夫者謂無而或有之辭未有小人而仁者則小人之必不仁也審矣故知君子不仁一章蓋為小人發也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顏子特三月不違仁者顏子將不得為君子乎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者夫子勉人為仁之辭若顏子則已造至處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有其全德三月所以言其久才有間斷隨復接續此與聖人未達一間君子不足以言之也

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好仁之人無以加矣而曰好仁不好孝其蔽也愚則好仁者亦有蔽與

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有好之而實者有好之而未實者論語兩言好仁其曰好仁無尚以之者言好仁之人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是好仁而實者也其曰好仁不好孝其蔽也愚者言徒好仁而不孝以明其理則必有所蔽其好之而未實者與集註以真字徒字

言之義可見矣。夫子嘗亟稱顏子之好孝矣。而子路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孝也？」先儒謂顏子正是好仁之人。子路勇於義，其失之者未能好孝以明之耳。好仁而蔽，夫子為子路不好孝者言之也。好仁者豈有蔽與？夫子生知之聖而未嘗不好孝，故好孝如夫子則無待於好而自無不仁。好孝如顏子則真知仁之可好，以至於仁。若子路則不免蔽於愚矣。蓋好之而未實者也。故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魯叢

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而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則好惡必有輕重矣。

好仁者天資溫和寬厚，真知仁之可好，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勁直，真知不仁之可惡，唯恐不仁者得以加乎其身。如顏子正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唯其好仁之分数多，孟子正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唯其惡不仁之分数多，論其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其功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惡之皆成德之事，此夫子所以嘆其未見也。

以天資言好仁者較渾厚，然好仁而未至，反不及惡不仁者之有力。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行之果決，真如惡惡臭之惡。

唯恐惡臭之及身有壁立千仞之意

人唯不能無偏重處故其所就亦必於其一重處得之聖人雖以好惡分輕重然有能用力于此則好仁者所行皆仁惡不仁者所行亦皆無不仁矣其所至一也

觀過斯知仁矣君子依乎中庸仁者且有過乎

此言現人之過足以知夫仁之所存君子雖過于厚過於愛而不害其為人也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取於同姓而孔子以為知禮是聖人且有過矣然周公過於愛其兄孔子過於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故曰現過斯知仁矣

過於厚過於愛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過於忍處即其不仁可知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則包仁與不仁而言之下文現過斯知仁矣則又專言仁何也

言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則厚薄愛忍自無不包言現過則自現現人亦無不備言斯知仁則仁與不仁皆在其中矣故程子尹氏皆通論之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何以志于道者犹有恥惡衣惡食之累

求安飽者適乎口體之實而已恥惡衣惡食者非以其不可

於食衣且也時以其不美於視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安飽之下矣志於道而不免於此其志可知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才着求字氣已不貫

於人則不可求於己則不可不求所謂君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孔門弟子聰明敏達者多矣何獨以一貫語曾子子貢

曾子有踐履篤實之功子貢致博文強識之力曾子行得到子貢知得到而皆未知其理之一故夫子獨告之則二子之外諸子所至又可見矣

一以貫之夫子之告曾子子貢不同二子領會遲速亦異

知之博者不如行之篤曾子益篤行者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故直呼其名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子貢博學多識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先發其疑即後告之而子貢犹未能如曾子之一唯也然其積學功至於此亦將豁然有得矣先儒謂曾子是從源流下子貢是從流沂上及其至之一也

告曾子是直指其心而告之告子貢先發其疑而告之曾子

守為故其悟授子貢務博故其心疑聖門師友告語之際自是不同

一貫之道曾子質魯而應之速子貢之達乃若未喻曾子務內而守約其於聖人用處篤信力行此質魯之效也所未達者体之一耳故一告之則唯而無疑子貢方人而以言語稱夫子謂其億則屢中其為明達可知矣然季博者多不能守約務外者必不肯力行其於性與天道雖能聞其所以然未必能体其所以然故犹未免以多季窺聖人也其不速喻也宜哉

夫子于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歸

凡人之性魯鈍者其力專而明者其見遠見遠者能博而闕于事情力專者時敏而篤于行實此二子之於一貫所以喻之有遲速也 蒼叢

夫子告曾子子貢一貫則同何以有知行之異

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季識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門各自塗轍耳

曾子聞一貫則曰唯可謂應之速而無疑者人子何以稱為魯

孔門弟子聰明才辨不為少矣而一貫之旨唯曾子為能領此而曾子質魯之人耳益質之魯則其為季也誠篤故于聖

人日用之道無不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唯其未能知道之全体然用力之久將有所得故夫子告之以一貫之道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对以一唯曾無由难此其所以继往圣開来季唯曾氏之傳為得其宗也故程子曰参也竟以魯得之

夫子言一貫曾子何以言忠恕

曾子之季主於誠身其於圣人日用之道益已現省而服習之惟其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体則不免有二然用力之久亦將有得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曾子于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体雖变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尝不一也門人有問而曾子以忠恕告之者盖以

夫子之道不離日用之間自其尽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一貫是夫子無為之忠恕忠恕是曾子用力之一貫退一步言之也

曾子聞一貫之旨雖有得焉而难以告人故借季者尽已推己之目以推明之使門人之易曉也忠即一恕即貫一本萬殊也一貫圣人之事忠恕季者之事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明一貫之旨一貫是無為之忠恕自圣人而言也忠恕是用力之一貫自季者而言也曾子益自一貫放下一級言之是忠恕未可謂之一貫自忠恕可以至於一貫耳先儒謂曾子之告門人亦犹夫子之告曾子然曾子聞夫子之言則

曰唯門人聞曾子之言未有領會者亦無問焉是則夫子曾子之告則同而曾子門人之聞則異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足以盡夫子之道乎忠恕一貫自其体而言詳雖不同本旨無異自其用而言則一貫乃圣人事忠恕特孝者事耳忠恕二字謂之盡一貫之者固不可然中心為忠有一之義推是以及人為恕有貫之義孝者則謂之忠恕聖人則謂之誠仁程子又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之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言天之恕然則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為底忠恕孝者是箇有心底忠恕其實歸於一而已

四書待問卷之八

臨江蕭 鎰 編

論語

公冶長

漆雕曾點言志不同何以皆謂之已見大意

大意是大綱功夫所見大綱則於細密處必有所未盡曾點志大見處甚高故下視天下之事皆所不屑為漆雕開見道分明而自信不及未能必其力行之所至以所見言則點高於開以功夫言則皆未精密故止見大意耳

曾點所見在知漆雕開所見在行曾點氣稟高明見得上一

截故能言而行或不掩漆雕開氣質貞固見得下一截故雖行而不敢自信皆謂之已見大意者先儒謂大意是大綱功夫大綱雖已見得而於理未精密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又曰野哉由也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及門人不敬于路則曰由也升堂矣所謂升堂其事安在

子路好勇蓋有不當強而強者浮海之喜不能裁度事理以違於義也正名之對不能闕疑而率尔妄言也北鄙殺伐之聲氣質剛果而不足于中和也然其見義勇于必為如唯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其所學已造乎高明正大之域

聖人於門弟子未嘗不抑其所過亦未嘗不與其所至抑其所過使之懲其失而必故與其所至使之進於季而不懈此聖人是非之公欲人之迂于善也

孔門弟子如由求赤夫子未嘗許之以仁何謂以如其仁與管仲

仁者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才有私意便不是仁三子豈果全不仁者但未能有以盡勝其私所謂日月至焉者耳管仲之心豈是純乎天理者但有仁者之功在天下後世亦不可揜故以仁之全体而言則三子猶未足以當之以仁者之功而言管仲其庶幾乎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以子曰性相近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亦豈合性與天道言之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天之所以賦乎人其相與之妙理愈精微而旨愈淵奧有不可得而聞者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有是言也

夫子不與令尹子文陳文子以仁何以獨許管仲

子文相楚所謀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則其心未免干私而其不仁可見管仲之時楚勢日張少緩治之則中國皆為被髮左衽之歸管仲有仁之功自不可揜比之二子所謂彼善於此

者故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誰如其仁也

子文文子之忠清夫子不許以仁比于伯夷之忠清則許以仁

比于至誠惻怛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伯夷從父之命有以合夫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心渾然全無私欲之累雖無諫紂讓國之事已是仁人子文文子但各因其一事為忠為清而其為人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故正謂之忠清而不得謂之仁蓋比于伯夷之忠清而謂之仁者以其心而言子文文子而止謂之忠清者以其事而言

季文子三思子曰再斯可矣是以不以多思為尚也
而曰君子有九思何哉

三思而後行者一事而三思君子有九思者九思各專其一
蒼叢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及言狂而不直則曰吾不知
之矣

狂者進取進取者不為枉曲而直可取也若狂而不直則巧
偽生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亡為為無足望矣

孔子言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後來曾皙之徒弔
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裁之之後何故猶如此

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曾皙

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而夫子稱其衣敝緼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何與

子路之願蓋與物公共之意而不恃不求乃其素行故衣敝
緼袍立於狐貉之側而不恥使其有車馬輕裘必能樂與朋
友共之其志固非勢利之所能拘者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然後能車馬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

顏子曾皙皆嘗言志而夫子不以與點者與回何也
孔門言志有從心上言者有從理上言者從心上言則實有

是心者其所行必切近而精實從理上言則得見其理者其所知必玄遠而高妙顏淵從心上言者曾皙從理上言者論其氣象則曾皙所言固高於顏子以其見理之玄遠而高妙也論其工夫則顏子所言無非確實以其用心之切近而精實也而夫子或與或不與者益夫子之知顏子得之於平日其知曾皙得之於一時得之於平日者不待與之而自無不與得之於一時者不與之則無以見其與已之志同也他日有曰賢哉回也又曰有顏回者好學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非與之之深何以至此

雍也

夫子稱顏子為好學而曾閔諸子不與焉乃以敏而好學稱孔文子文子與顏子其是班乎

哀公君臣以弟子好學為問則所答者好學故必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乃為真好學子貢以孔圍謚文為問則所答者謚文故因謚法勤學好問為文以見文子之文乃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文非經天緯地之文蓋不以好學言也蒼叢

有窮理盡性之學有記誦文詞之學自聖門而言非窮理盡性以至聖人之道者不得謂之好學此顏子所以獨稱而閔曾諸子不與焉自衆人而言則凡誦記文辭勤敏善問者皆可謂之好學此孔圍之可能而閔曾諸子以此為不足言矣

子華使於齊禮人臣無私交束脩之問不出境夫子恐無私使鄰國之義

子華之使乃師友之禮親故之問非必私交隣國此未必為大夫時事如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友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皆使之類也

子謂仲弓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與答仲弓尔所不知人其舍諸同文或者以為教之以取人廣大無方之意如何

仲弓為知賢才而季之之語則其于取人之方或者未廣夫子既以尔所不知人其舍諸語之矣若犁牛之喻則非與仲

弓言之南軒引後章言之蓋為回護不欲言仲弓之父不肖耳而謂以此語仲弓則非也二章意自不同

冉閔同以德行名閔子辭費宰而仲弓宰季氏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論夷意可見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

孔顏之樂自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無一毫之累所以為樂然樂在其中則是自然之樂不改其樂尚有不改工夫未免有意略與聖人不相似然未達一間耳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優游自在無適而不自得故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子貢貧而無諂能知自守矣及聞夫子貧而樂之言又引詩以明之夫子既與其可與言詩矣而子貢不如顏子何哉

顏子亞聖人之資知行兼盡其所樂者益所自有子貢知有餘而行不逮故于夫子之言雖有得焉未必實能樂其樂也故視顏子自以為弗如夫子亦與其弗如

顏子之樂與曾皙浴沂詠歸氣象如何

六軍在前萬務在後聖人曾次氣象常如此顏子同乎聖人者也曾皙却不能常如此為其志大而行不揜所以做不到頭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亦有小人者乎

君子反天理故其為孝唯欲得之於己小人徇人欲故其為孝唯務求知于人為人而孝君子之儒必不如此君子小人以對孝言之君子儒為己則為人者可知其為小人然究其所以分則天理人欲毫釐之間耳

乞醯之直夫子不取益之反策馬之言得無近於不直乎

夫子以其不伐言之策馬之言反以信其不伐也故不為益之反則為證羊矣豈得為不直乎

何莫由斯道何莫孝夫詩同異

何莫二章之義正同故集註以何故乃不由此道釋之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者之不能不由道則出之悖理犯義而不由道也多矣又何說以該之邪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司馬牛問仁子曰為之唯及答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之問乃許其難而不許其仁

樊遲粗鄙近利故教之以先其事之所難後其事之所得司馬牛多言而躁故教之以於言必有所忍而不易發欲使為其所難以至於仁也人有克伐怨欲而能制之使不行謂之唯能可也謂之仁則未也上二唯字以進德言下一唯字以孝

力所至言

樊遲未能為仁之難故告之以先為其所難司馬牛未知為仁之難故告之以為之之難使之勉其所不能而不敢輕以為易原憲已能為其所難而疑以為仁故許以為難使之去其餘累至以於仁是難者所以為仁而非仁也

諸子問仁夫子答之不同則然矣樊遲三問仁而答各不同何也

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然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然也聖人教人如化工之妙物各付物而已

樊遲問仁者三夫子答之其說不一抑有先後乎

聖人教人必因其孝之所至而發之樊遲粗鄙近利故因其問仁而先告之以恭敬忠之說使之存心養性積中而發外次告之以先難之說使無計獲之心至于愛人則又以仁之用言之聖人教不躐等於此可見

恭敬忠自始季至於成德皆當如此仁之體也先難後獲乃恭敬忠之積於中者所為若非恭敬忠則先難後獲可無措手愛人則恭敬忠之施於用者

胡氏以恭敬忠為先先難次之愛人最後蓋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所謂先難無可下手既恭敬忠又先難後獲至

於愛人則其用之發於外者是以胡氏之言雖無明徵而其理則先後之序固當如此

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堯舜果以是為猶病乎

堯舜在上能保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窮聖人之心固自以為未足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豈非堯舜之所敬一有不及即是此心之病苟謂吾治已定便不是聖人

告子貢以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仁一也而說何以不同

子貢見夫子不輕以仁許人故牽博施濟衆以見其所問之大夫子恐其不切於己也故言立人達人以見天理周流而無間若克己復禮唯顏子為能領此然克己復禮為心之德立人達人為愛之理克己復禮已包立人達人之意立人達人亦具克己復禮之理要在人分別而已

夫子答博施濟衆謂仁之問則曰堯舜犹病及顏子

問仁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博施濟衆聖人之功用克己復禮為仁之本体功用在人不能必其善偏故堯舜犹病天地在我則克己復禮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子貢好為高遠而已博施濟衆為仁則愈難而愈遠顏子心不違仁故能因是以求勝私復禮之目直以為己任而不疑此又二子問孝淺深之效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以字推字体認自明若能近取譬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固是恕至於欲立欲達與吾亦欲無加諸人集註謂狀仁之体然不說欲字便似有勉強之意如何

仁者己私消盡中無障礙故說己即人便在不待以類而推所謂以己及物也恕者方欲滌去己私尚有障礙因己而後及人必待以類而推所謂推己及物也仁恕皆是與物公共之意但仁者見得快恕者見得遲凡言欲者皆是己所欲之

欲正是以己所欲者則施之於人若言有勉強意則當云已立而欲立人已達而欲達人經文却不如此

四書待問卷之八

四書待問卷之九

臨江蕭鑑編

論語

述而

夫子戒子路之好勇則曰臨事而懼而又曰勇者不懼

有益氣之勇有義理之勇非血氣無以載義理非義理無以養血氣此孟子之言養氣必曰配義集義而以無是不慊為餒也義理血氣相為用故其為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其德盛体充無所挫撓而何以惧為哉

若夫血氣勝於義理而一切以不惧行之君子必乱小人必盜是非勇之過也有勇無義之過也子路好勇往血氣之分数多義理之分数少故夫子深裁抑之臨事而惧欲其敬於事也非謂勇者之必惧也不惧正勇者之事臨事而惧夫子為子路好勇过我言之耳

子在齊聞韶：舜樂齊何自有之

說者以為陳公子完抱韶樂奔齊其說本漢禮樂志史記舜子商均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則謂陳有韶可也而取微子抱祭器適周為微或謂陳非亡國完以罪出臣不得而抱之或者成王以天子之禮樂賜伯禽故魯得備四

代之樂春秋之時王室衰微諸侯皆有僭禮樂之心而魯之師摯適齊之有韶樂蓋自摯始夫子嘗稱摯矣必其子樂有可觀者自修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未季之前固嘗有過季易而後無大過將猶不免於小過乎

到聖人地位愈覺義理無窮聖人存心如此未嘗自說無過至此方言無大過則猶似未能無小過也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盡期如此類方聖人氣象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何以不言易樂春秋

古之為士所習詩書禮樂而已言禮則樂在其中易掌于大

卜春秋掌於太史非季者所習之正業

桓魋其如子何匡人其如子何公伯寮其如命何

聖人臨難有為不自必之詞者於公伯寮是也有為自必之詞者於桓魋匡人是也伯寮之愬子路利害在於廢興之間其愬之行則季孫惑志必有是理聖人豈得而必之哉至若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知其必無是理靈如予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夫子既言吾無隱乎爾何以又曰予欲無言

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而其妙道精微之發亦皆天理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自其體道無隱與天象

昭然者現之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固自有可道可法可現可度者存自其天理流行之實者現之則其至誠無息体用一原顯微無間自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此聖人之所以為天也而豈諱之然命之乎自脩

先儒謂予欲無言與吾無隱爾之意相發益明言無隱而未及無隱之實必待後篇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然後無隱之義始明蓋季者知無言之隱而不知無言之無隱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何以不擇

多聞未必盡實若有所從不可不擇多見則得於目睹見其

所已然但未有所行則不可不識以備參考

天子自言多見而識之矣及子貢以夫子為多季而識之則又以為非

多見而識多季而識皆知者之事多見又知之次者不知而作聖人所必不有多見多季聖人所不必無但季者以是現聖人則為未得其要耳子貢以已現聖人者也故以為多季而識之而不知聖人之所以聖不在於多季能識之勤而在於一貫之之 曰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非真以多季能識 謂非聖者之事益以撒子貢之蔽使之造於一以貫之之地耳然多季而不知一貫則無以至於聖知一

貫而未嘗有多季能識之功又將何物以貫之故聖人自曾子外非子貢不足以語於此

仁道至大 輕以許人而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又易言之

仁道至大非全体 不足以當之非當理而無私心

者不足以行之聖人未嘗以為易而許人亦未嘗以為難而絕人益仁者 於人心之所固有所謂心之德也常人蔽於私而不能反放其心而不知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吾心去其人欲之私 天理之公則吾心之所固有者即此而在矣夫何遠之有

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仁似易言也又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遠乎則仁又似難言

言之易所以啓人進德之叔言之難所以教人力行之至夫仁人心也不假外求欲之則至固無難者然不能身體而力行之即是此心不無私故之累力有不足即不能勝此重任故至之雖易尤湏勉用其力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聖人未嘗以仁為易而有之於己亦未嘗以仁為難而絕之於人益人道至大一有不至即為非仁而為仁由己反而求之在我而已學者不可以聖人自謙之辭而怠於用其力也

仁者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自心德之全而言則根於固有不假外求故欲之則至自天道之備而言則雖聖人有所不敢居者故曰吾豈敢蒼叢

泰伯

泰伯文王其迹不同夫子何以皆稱至德

泰伯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文王處殷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然泰伯至德是對太王剪鬻而言文王至德是對武王誓師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大王泰伯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若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免有不得其全者矣
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所以為主德

泰伯諸侯之子何為言三以天下讓

泰伯之讓在太王時事迹甚微人莫能如而所以使文武之
有天下實由於此是以天下讓也其讓國處人得見其迹其
讓天下處人莫知其心或曰使其不逃亦足以造周故曰以
天下讓

逃而以國讓者泰伯之迹使文武得以百里定天下者泰伯
之心使泰伯而不讓必不肯以滅殷為事不讓國不滅殷則
上不能成大王之志下無以開周八百年周邦之基泰伯之

心荒矣故讓之而 然後已之心得大王之志遂周之天命
自此始矣自脩

泰伯之讓知天下之必為周也知天下之必為周而不以天
下為利者以天下有待於文武也天下有待於文武則太王
傳次必在季歷故讓之季歷以及於文武焉當是時周雖未
嘗有天下而其所以能使文武造周者皆自泰伯之讓基之
則雖謂之以天下讓亦可蒼叢

能矣而問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能且寡矣而下問
之豈人情乎

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唯恐一善之不尽故已固能矣豈不

犹有所未能已固多矣豈不犹有所欠闕而人之所不能者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所寡者或寡於此而贏于彼也其所以問寡問不能者求盡乎義理之無旁非挾其能且多以旁人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過庭之訓何以止言孝詩孝禮而不及孝樂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大孝終身所得之唯易先後淺深過庭之訓但及詩禮而未及於樂者教不躡等

聖人教人固有次第興詩為孝之始立禮為孝之中成樂為樂之終過庭之訓而曰孝詩孝禮者蓋孝詩則事理通達心

氣和平而後能言學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而後能立其不言樂者或者此時伯魚之孝可及詩禮而未及於樂故必詩禮之就而後成之以樂乎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使衰世之人皆如此誰與興天下之治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既以邦有道而貧賤邦無道而富貴為可耻又以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為可耻

上章為天下有道而隱無道而見者言之下章為有道而苟祿無道而貪祿者言之其可耻一也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為耻之又曰邦無道穀耻也
士當治世無可行之道而安於貧賤無有為之才而但知食
祿其為可耻均也

有道而貧賤耻於無德可進有道而穀耻於無道可行

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魏：乎舜有
天下而不與焉至論博施濟眾與安百姓則曰堯舜
其猶病諸

論聖人之德大無不周聖人之心慊不自足堯之德同於天
舜之德同於堯其斯所以為魏：也聖人豈不欲博施濟眾
與安百姓哉碩治有所不徧及耳是聖人之心不能不以之

病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而况於聖人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則固
已多於舜矣何以言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五臣謂禹稷契臯陶伯益奉大臣而言也舜典則有九官十
二牧四岳之任春秋傳則有八元八愷之相此所謂唐虞之
際之盛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臯陶益也子夏乃
謂舜有天下選於眾奉臯陶而不及四人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以人才而言也如武王乱臣十人之
類選於眾奉臯陶以夫子言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而言也

以下文不仁者遠推之可知矣。臯陶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是謂不仁者遠。所謂能使枉者直也。蒼叢

四書待問卷之九

四書待問卷之十

臨江蕭 鎰 編

論語

子罕

子罕言命。何以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命以理言則理至精微人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將至於委人事於不脩。故罕言命。以氣言則貧富貴賤窮通壽夭得喪利害有一定不可易之分。苟知之未至則信有不及。將計較於得喪之間。避就於利害之際。而其本心亡矣。故不以可不知命。

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何以謂之罕言

孔門答問甚多而言仁尤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此亦可謂之罕矣况所言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体則未盡直指以告人也

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而論語僅有問仁為邦二事夫子固曰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時殷輅周冕舜樂聖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過于此卒其大綱以語之故顏子便能領會無復疑問自非平日博之以文豈能如此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以止言

雅頌而不及國風

自衛反魯止是正樂非謂刪詩雅者大率朝廷之樂章頌者大率宮廟之樂章風詩風奏於樂者惟二南及豳風詩云以雅以南也禮云取豳風列國多不止之聲樂所不奏故正樂

止言雅頌

衣敝緼袍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進於道何在

陳絕糧遽至愠見

子路於名利界限所見已明但其功夫粗疎未入聖賢之閫域所以聖人常欲抑其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路不佞不求於名利得失盡已豁除所謂審富貴安貧賤

取舍之分明矣至於絕糧逆境之事非樂天者不能處
子路愠見是存養之功未密也顛沛處却違仁

第九篇知仁勇知先於仁十四篇仁智勇仁先
於智

先知而後仁勇者以就入德而言先仁而後知勇者以就成
德而言

鄉黨

第十篇言孔子又言君子若君子即孔子何以不
皆言孔子

孔子所為即教人所當為者故間言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
記者以教法書之

先進

孔子從先進無取於文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則又有取於文

從先進者從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若周公之舊方
可從之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
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

先進即周家前一行輩之人如周召之類周末文勝浸失周
公制禮之意非復周公之文矣從先進者正欲反本復始從
周公之文也

聖人於禮樂所取者文質得中所不取者文過其質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于是禮樂大備故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下言先進即方周盛時制禮作樂之行輩也先進之禮樂即郁郁之文也周末文勝至於城質於是以後進為彬、先進為質野故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從先進即從周也豈有異乎

孔子弟子列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者十人而曾子不與焉豈曾子於是四科猶有所未至與

四科乃弟子相從于陳蔡者耳曾子孔門高弟一貫之旨唯曾子為能領此則顏子以下曾子固不在再閱後其不在四

科中者必在陳之時偶不從行或從而此時及門故不與十子並言不然曾子承道統之傳者子思孟子之季孟出於此而豈出於顏閔科目之外者哉益信十哲世俗論也

再有季路以政事稱嘗見於用而未聞有卓然可紀之事抑用有大小時有難易與

士之適用者不以時之難而藏其用濟時者不以用之小而廢於時由求屢見稱於夫子其於政事方之諸子必有一目之長而當時仕者各世其官士無自而進二子雖有政事之能其仕於季氏固其所也豈以時難用小為不足哉子路墮三都黜冢申舉百年僭竊之三桓而正之冉有禦國書獲齊

甲峯以為齊弱之魯而張之仕於季氏而功在魯國時雖唯而為之若易用雖小而所成甚大持身修謹無人臣之過非得聖人為之依歸而能若是乎蒼叢

宰我在言語之科而戰栗之對短喪之問并有仁之問皆陋

戰栗之對取辨於答問之次口給以禦人此其能言之病如短喪并有人之問則是不飾詞以自欺必欲討論到真實處宰我以言語名必其長於奉使專對之事子貢亦然史記可見所不足者季問之言也故夫子謂以言取人夫之宰我

季氏然問大臣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子貢問友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事君取友其果同與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然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者已而不數之辭正與朋友數斯疎矣同義故下文亦曰毋自辱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則在我確乎有不枉道事人之意故止字義別

顏淵

克已復禮為仁克去己私則天理自明矣猶有待於復禮乎

克已還湏復禮克已而不復禮空門是也所謂己私非礼是也所謂克四物是也克其非礼者則礼便在是非於他處求

礼来復能如是則私欲淨尽天理流行而仁之体見矣
已與禮相對待才彼克即此復克之為言如戰者之赴敵復
之為言如行者之赴家克已而不復礼雖無方外之失然退
而無所歸則必至奔潰四出矣故克已必須復礼
已與礼对立克去已私必復於礼然後為仁若克已私後便
無一事則克之之後不免落空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
中乃所以為仁也却不用將克已復礼作兩節看但不會做
工夫則克已了猶未能復礼會做工夫則才克已便復礼也
克已復礼是清其源克伐怨欲不行是制其流仁與
不仁可見然非礼勿視聽言動則是猶有非礼之病

在謂之勿則與不行何異

克已足掃除私意天理流行於外不行是遏絕私意病根潛
藏在心不行是閉門拒賊去門開克已足快刀所斫一切
兩段○克已則私欲已足外物勿者制之於外者也不行是
未能去四者之累但制之使不行耳勿者用力於初分之際
則私欲已消而天理之本然者可得不行者用力於既萌之
後則人欲猶未離而天理之在人者尚有蔽也勿者克已以
後之工夫不行者克已以前之工夫○克已足就家中擒賊
而殺之家便安寧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之使不行猶閉賊
在家不令出外作過而已畢竟不免居停也

顏冉問仁夫子答之不同克復敬恕有相入否
持敬行恕雖未曾用力去克已復禮然却與克已復禮只一
般若自此涵養之熟那私意自是容不得出門使民時容私
意不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容私意不得

孔門問仁多矣何顏冉獨有請事斯語之對

二子蓋自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克是對而
記之

顏淵問仁子曰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子曰友其士
之仁者一曰由己一曰友士何以不同

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
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復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
全於我為仁由己者見其机之在我而無難也顏子不伐無
施自是仁人而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故夫子以是語之子
貢悅不若己賢于方人則其克伐之私猶柴立乎其中故必
得士之仁者與之為朋友相覘而善攝以威儀擴充其義理
消釋其疵累使心之全德漸漸完熟則為仁由己亦自此泮
之先儒謂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為仁之道則不易乎此

夫子答顏子問仁問為邦二事抑有先後乎

須從克己上夫方可及為邦之事

篇首言為仁由己篇末言以友輔仁

為仁固由己亦必有朋友輔成之蓋相覩而善攝以威儀切切惇惇忠告善道皆輔仁之道故又曰友其士之仁者

夫子兩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則告子貢以恕言一則告仲弓以仁言

以恕言恕怒者之事以恕言仁為仁之方也仁非子貢所及故唯告之以恕仲弓可與言仁故告之以為仁之方仲弓請事斯語則其孝問工夫已造於此先儒謂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可全是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凡於二本乎

子貢初意只言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則恭而有禮如此則

海內之人皆親愛之如兄弟矣何患於無兄弟乎蓋欲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言只不合皆兄弟一語遂成無差等意圖而語滯者也

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夫子答之何以不同

子張務外而性率樊遲計近效而理未明聖人各隨其病而導之

子張樊遲皆以崇德辨惑為問豈先有是目乎

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人道之門戶耳

崇德脩慝言其所以修辨惑不言所以辨

兩章辨惑之旨雖異然皆昏于血氣而昧於事理此其所以為惑明乎此則凡吾之所以惑皆有所未未而辨惑之方得矣

忠恕除一個不得然行之以忠除却恕其恕乎除却忠

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謂除一箇不得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主於愛然一有所繫或或倚於一偏則非仁矣唯其心無所繫然後是非不謬於理而其好惡之間無非大公至正之

道所謂本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能使枉者直則亦無待於惡矣蒼藁

愛人知人仁知之用夫子何不告樊遲以仁之本体辭用雖仁而本末未始相離用即体之所以流行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者取友於人者也朋友數斯疏矣者與人為友者也取友於人者是求有益於我也故講學以會友而不厭其數取善以輔仁而務其專而何可以離羣索居哉與人為友者常恐失色於人也故忠以告之而不聽則當去

善以道之而不納則當止而何可以煩瀆取辱哉孝者而欲
取友於人當如曾子之言歆與人為友當如子游之言蒼叢

四書待問卷之十

四書待問卷之十一

臨江蕭鎰編

論語

子路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何以獨問焉知賢才而舉之

是時魯國侵官濫刑賢才廢棄皆季氏之為也仲弓正乎季氏季氏正乎魯國則其於為治也何有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不可赦而獨患於賢才之不盡知仲弓其可使南面哉

衛君待子而為政若出公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正名之說恐難行於衛君

使夫子果任于其國必以父子之大倫明告出公使之故化自為去就不然聖人豈肯北面無父之人仕無父之國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是責子路不能闕疑而率尔妄對然夫子嘗曰疑思問矣何責子路之深也疑則思問可也子路不達正名之旨而不能問便率爾強辨反以聖人為迂是尚得為問乎

樊遲請季稼圃志則陋矣然大舜伊尹猶躬耕畝畝夫子何獨深斥樊頊

遇此時則為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季者何事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不知期月三年必世百年規模如何

舜一年成市三年成都到得躋民仁壽比屋可封亦必世而後可聖人與天地同流故化成之功速而大善人若川海藏納故涵泳之功遲而小

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均是善人也何百年七年遲速不同

可以勝殘去殺者得化民成俗之效可以即戎者有趨事赴

功之心化民成俗使黎民醇厚刑措不用則必積之以久而後能致故其功遲趨事赴功則由孝弟忠信作與其氣可以使之親其上死其長故其功速人而知親其上死其長則必漸摩於仁義人心自化風俗自易而後至於勝殘去殺

故孝弟百行之原夫子以為士之次而居行已有耻使命不辱之後

古之為士何事哉上而從公卿大夫之後用於世者也下而居農工商賈之上脩於家者也行已有耻使不辱命者其材足以有為而其志有所不為是漢志所謂孝以居位曰士者也孝弟自是行之大者然稱於族党而無適於用則僅能使

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益本立而材不足者孟子言字不失義而脩身見於世者故其次也

宗族稱孝鄉党稱弟徒守其一夫之私行而不能擴其固有之良心此持鄉之善人于士之義未弘也凡言士當主節槩而言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何在陳之嘆思狂士而不及狷者

狂者志大高而行不揜狷者志未及而行有餘雖皆非中道而皆可進然狂者氣質高明足以有為狷者氣質貞固定以有守有為者可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而已故在陳之

嘆以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思魯之狂士狂者又不可得然後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狂者志意高遠可以有為狷者介然自守有所不為孔子思欲成就後季以傳道於來世故先取狂者

剛毅木訥近仁訥字何如其言也訥

訥者遲鈍而無巧佞則心不至於外馳故近仁仁者心存而不放則其於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故其言也訥訥是質之近於仁者其言也訥夫子為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多言而躁必此心外馳於事多苟如何得仁故必持守堅定不易其言然後入德訥是本然之質訥是變化之質及其至

之一也

切切惛惛是有懇到詳勉之意曾子何以言忠告善道不可則止

切切者教告懇列而不揚其過惛惛者功勉詳盡而不強其從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干戾之害與曾子言意相蒙

憲問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君子依乎中庸乃教人危言危行也

危者高峻而有廉角之稱非詭險不平正之謂士必有廉角乃是持身中正庸常之理又能視時舒卷豈非中庸之道今

以毀方瓦合同流合污為中庸此聖人所以深惡鄉原也
危言危行固非中庸之道但用之有道之世則無害用之無
道之世不可不斟酌故聖人只許危其行不許危其言見不
是常道理

南宮适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樊
遲請稼子曰小人哉樊遲也

有以君子小人對言之者以其德言之也此言躬稼者之所
以為君子也有以大人小人對言之者以其事言之也此請
稼者之所以為小人也

臧武仲之要君是好知不好稼者也夫子論成人何

以又取其知

成人一章合諸子之所長而為一人如已成之藥相為佐使
而無偏用之害若止用一物而無諸相濟未免為害

死於所事義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大子何以不與忽而與仲

以忠於所事而死之則召忽之死為義以所事非正而可以
無死則召忽之死為傷勇故聖人於管仲置生死勿論而不
取夫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君子上達下學而上達同異

同是一理但君子知下學工夫故能上達小人私欲蔽固不

知人事故日益汚下

君子反天理故日進於高明由其下學是以上達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夫子何以請討陳恒
聖人作事名正言順必無以燕伐燕夫子之請討陳恒是欲
哀公請於天子而討之耳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先發後聞可也何不可討
之有

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於用舍無足
言者何孔子以道之興廢繫之

此墮王都黜家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於是乎在

文亦道也何道有興廢文有喪未喪之別

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文之得喪任諸已蓋道唯繫興廢
而已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賢者避世沮溺自處以避世之士豈沮溺亦賢者乎
避世必伯夷太公之徒乃稱賢者之名沮溺自避世之士但
所處偏耳益其有長往不返之意設使天下有道而出畢竟
亦無甚設施也

衛靈公上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以俎豆為重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以籩豆為輕

以軍旅對俎豆則俎豆為本軍旅為末故言俎豆不得不重以道德對籩豆則道德為本籩豆為末故言籩豆不得不輕靈公無道而有意於戰伐之事夫子欲其知為國之道必有禮以為之本也况禮之全体軍旅固在其中若自俎豆而克之而能以禮讓為國則軍旅可不用矣敬子魯之強家而未知以脩身為為政之本曾子欲其知為治之道又諸已而不外求也况道之全辭籩豆亦其一事若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約之則知脩己以治人而器用事物之細非所尚矣自脩

夫子答顏子歷言夏時殷輅周冕韶樂豈為邦之道

止此四事與

凡此四事聖人于四代之中取其損益得中可為準則者各舉一事以為萬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大法先儒謂發此以為之兆者是也由是而推之則凡事皆可依倣而行之矣夫子兩言終日而皆以唯矣哉結之二者果有先後輕重乎

心無所用則殆於死而不知天理之所存心鑿其用則蔽於私而不自蹈人欲險詐故飽食而無所用心將安於偷而不知檢非其心殆於死乎群居而言不及義心鑿其智而不知反非其心蔽於私乎唯矣哉者悼其廢時亂日而終無以入

德也以先後論之心不在義故言不及義是無所用心之言
在先言不及義之言在後以輕重較之無所用心則天理雖
晦而猶存如行小惠則人欲偏勝而益偽是無所用心之惠
為輕好行小惠之惠為重蒼巖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下文言譽而不言毀

毀者稱人之惡而復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自
言我無損真過實之毀譽若間有譽者必是已嘗試其為人
非過實而揚之也若稱人之惡而損其真則決無此事

聖人未嘗無好惡之公亦未嘗有毀譽之私其或有所譽者
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而惡
之未著者安知其不能遷善故雖前知其惡而卒無所毀所
謂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亦牽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
意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何以又日日夜夜以思
無益不如孝也

非以思為無益也蓋思而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
為無益耳故集註謂此為思而不孝者言之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二句似相反

耕本謀食却有時而餒孝非謀食而可以得祿所以分大人
小人之事

四書待問卷之十一

四書待問卷之十二

臨江蕭 鎰 編

論語

衛靈公下

仁者心之全德知及之仁能守之則善有諸已而夫
本立矣而猶有泄不莊動不以禮之疵乎

知足以知此理而又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
矣然或以臨泄之時牽動之際此心少不檢點則厚於內而
不嚴於外有其骸而無其節即是氣稟李問之小疵 不莊氣
稟之疵不以礼奉問之疵 未得謂之盡善聖人於此功夫必

要周密雖是本体已造醇美猶須檢點其餘使之事事盡善所謂德愈全而責愈備也

聖賢之於孝唯知義理之無旁雖義精仁熟而於氣稟孝問之小疵尤必致其省察克治之功為益知及仁守德之厚於內者莊莊禮動事之見於外者厚於內而不戾於外則內之自治者亦踈矣是以君子存養之功貴於密也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蹈仁有益無害何憚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將不啻利害但求成就一箇是而已孝者患不蹈仁耳

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君義當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君子貞而不諒又曰友諒

諒似貞而實非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唯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諒有二訓以諒對貞而言則諒視貞為不足止為小信若專言諒則不害其為執信之義友諒之諒在人貞而不諒之諒在己在人者小信有所不棄在己者不期至於貞不止也孝者自友諒而進之貞而不諒乃所以為君子

季氏

諸篇稱子亦稱孔子何此篇獨稱孔子

此篇洪氏以為齊論吳氏以為諸篇多出弟子之手而此篇必弟子門人所集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孝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言志孝好孝聖人且有待於孝與

聖人清明在躬義理昭著固無待於孝而聖人之心唯見義理之無旁而自謂不可以不孝況古今名物禮樂度数未有不須孝以成者唯其志孝好孝所以為孔子之聖自聖人而言似若無待於孝而有其質者未嘗自謂得全於天而不脩之以人也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公山佛胎召則子欲往

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際矣斯孔子受之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子亦時其亡不幾於不誠乎據理合當如此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此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称但孔子不幸遇諸途耳

孔子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亦不屑教誨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如果不可移則性亦有不善者乎

性近習遠是中品人可上可下其性可以習而移若夫超然之上知真然之下愚是他生來賦性殊絕非習所可移故先儒謂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皆是氣稟

性相近是通善惡知愚說上知下愚是就中拈出愚絕者說知上下愚不移若下愚困而能孝尚可移否

非不可移人自不移耳若困而孝之是性品猶有善處但恐生來性品已決絕無可移之理

公山佛勝之召夫子答子路何以不同

此即其所疑而告之耳子路以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也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勝疑其或挽夫子也故夫子告以

不能挽我之意

子路之不悅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

微子

比干諫而死謂之忠可也而孔子謂之仁是忠可以為仁也子文之忠何以言未知為得仁

此心統體無私渾然天理方始是仁比干之心洞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其至誠惻怛元自仁中出若無諫紂之事已是仁人子文喜怒不行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然未能必其皆出於天理而真無人欲之私也益仁道

至大非可指一事而言比干之仁是於大變故中見其所為有當然於理而全無私心之謂若子文之忠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

殷有三仁尹氏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唯仁者能之然未見微子當去比干當死箕子當囚端的不可移易處使三人者易地而處則又當如何

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幸不死耳比干即以諫死庶幾感悟所謂人自獻於先王也三人者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求仁而得仁者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聖賢出處貴於見幾而作而至於三黜猶不去也

三黜不去所以為下惠之和然不枉道以事人至於三黜乃其介處和而失其介所以為聖之和

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不去可謂和矣何以稱為逸民

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降志辱身也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則其不枉道事人可知及其犒師片言足以却強大之齊保垂罄之魯可謂言中倫行中慮矣然以魯僖公之為君臧文仲之為政而莫與立則是和而不偶者也故夫子稱為逸民

逸民各述其行何以不及朱張

六子之行自是三等朱張在三者之間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夫子既言我則異於是則不必深考季者願季孔子可也

周有八士意是何官

國語文王即位詢於八虞釋者謂此周之八士則虞官也朱子以為不可考矣

子張

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士之職分當為之事殆不止此而曰其然已矣然與

士者一男子之事只此數事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末句耳

學而優則仕可仕而優則學則先仕後學可乎

學則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然後仕互相發也此章之意專為仕者不學而言蓋仕者不學天下之通弊故先言仕而後言學

仕優則學為己仕者言也當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不說學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未明乎脩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夫子說漆雕開之對思子路之佞亦

猶是耳子夏之言似為當時而發故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若論其序當不如此

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子禽謂仲尼豈賢於子貢二子敢為此論抑何所見

聖人固自難知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机敏通達事務故動得人夫子亦嘗自言達不如賜

物之廣博者其藏蓄也必高厚其中狹小則其外必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故為是高卑厚薄之殊也人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處下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雨露之澤物人皆知其為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而窺其際也

堯曰

允執厥中果未發之中與抑時中之中與

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中庸云者理之在事物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曰允執厥中蓋以在事物者而言若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正時行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

虐暴賊吝是謂四惡吝似非惡德何以與虐暴賊並稱

吝比三者似輕然亦甚害事益臨事遲疑嗇縮必其人是多

猜疑慮之人當賞不賞當罰不罰疑吝不決卒以取敗而已
首篇首章三條三字末以君子言末篇末章三條
三也字首以君子言首尾抑有意乎

君子成德之名聖人教人期于至於成德也知命則樂天不
特君子而已知禮則有立不特季習而已知言則知人不特
朋來而已語意輕重淺深實相表裏有深意也故尹氏於末
章曰知斯三者君子之事備矣

四書待問卷之十二

四書待問卷之十三

臨江蕭 鎰 編

大學

經

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明明德之功在己固可必
其止於至善新民之功在人亦可必其止於至善乎
且自明其明德明德明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所謂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其
氣質自然可止於至善

明明德新民固有次第然明德工夫未盡而有家國

將委置而不齊治邪

方格物致知時以下條目即當時無一不求知其理雖履其事亦是季習到功夫成熟後一級升一級正履其位是時方止於至善

知止知至之別

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

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為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

知止而后有定能靜能安矣猶待慮而后能得邪

知止盡知至善之所在故有定能靜能安及至事至物來又不可不審慮者隨事觀理極深研幾之謂思之精密也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至此更須量而后能得其所止

知止為始能得為終而能慮一節最為功夫切至處其間四節自知止以至能安其進皆易能慮能得其進獨難蓋季者每至於安即養安而不知慮耳故極深研幾功夫切至乃可望其能得先儒謂慮非顏子不能此之謂也

知止謂知其所止能得謂得其所止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抑有別乎

物格知至是知其所止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

定靜安慮得有字能字之別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安慮得以心言故曰能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明德新民何以為物知止能得何以為事

物猶事物之物事乃從事之事故明德新民為物知止能得為事以類求之如曰物曰知曰意曰心曰身曰家國天下物也曰格曰至曰誠曰正曰脩曰齊治平事也

物有本末言明德新民也而曰致知在格物則物非

明德新民矣

明德新民二物無所不該格物之物雖散為萬殊而其物理之本莫大於此大學以格物為明明德之始事蓋自始格之時所謂明德新民已在其中其餘事、物、洪纖精粗莫不敬窮致其極者皆以成就此三物而已

治國平天下天子諸侯之事也而一以明、德於天下為言豈學者亦得以與於此乎

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在我之所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事而非吾職分之所當為故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其

分內也夫大孝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國之俊秀而設是皆將有為天下國家之責則其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為已事之當然而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

治平與誠正修齊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此大孝之本旨也若必以治平為君相之事而孝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同歸與經旨相背馳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居位乃為政哉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下文至誠意致知皆以先言而獨曰致知在格物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致知之道在於即事觀理以格乎物今日於一物之上格得一物之理即我之知亦得今日所格一物之理明日又於一物上格得一物之理即我之知又得明日所格一物之理日日格之於物之理格得愈多則我亦日日知之於物之理所知亦多其實只此一理才彼格即知也所以自致知至平天下皆以先言而未言致知在格物者言格物便致知也

格物致知雖不言先而亦心待格物之理而后有以致吾之知則格致未嘗無先後特於理其應差速耳故下文亦曰物格而后知至

明：德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又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

篇首三言大學之綱領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改然後極其体用之全而一言以卒之以見天下雖夫而吾心之体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拆之而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夫誠意乃在格物致知之後今乃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乃非其序與

誠字貫動靜終始未有格物致知而誠不侯昔一有不存則不知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惟其以誠意為主則自然無妄故其格物則物理無不實致知則所知亦無不實雖格物致知誠意次意如此然誠意實為衆條之極紐不可不知也
意誠而後心正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也意發於心則當聽命於心今日意誠而后心正則意及得以管束其心乎

心之本体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所發動處或有未謙而不免於自欺則邪惡之念興而有以動其心耳先儒言誠意是善惡閑誠之則善不誠則惡唯其真無惡而實有

善所以能存其心所謂而后心正者亦曰意得其誠乃能正
心非謂意之足以管束此心也

心者身之所主意者心之所發心無形体之可執意有端緒
之可尋故自脩之首必先誠意意誠則心正矣先儒謂誠意
在初季尤為當務之急蓋言心之所由以正也

意誠而後心正意無誠矣心豈有不正者乎

意若未誠正是一虛偽無實之人豈問心之正與不正惟是
意無誠意然後方能見得忿提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於
此隨而正之

四書待問卷之十四

臨江蕭 鎰 編

大學

傳

盤銘日新本明德事何以扇之新民之首

此言所以新民者必由我之自新也故章句於無所不用其極曰言自新新民皆欵止於至善

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傳獨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結新民而不及明德

傳之二章所引湯銘其曰日新即明明德之事也所引書詩

則新民之事也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是兼明德新民而言之則亦兼明德新民而無之矣又安知此句不通前章而結之乎

人道之大倫有五三章何以止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及夫婦兄弟

此雖人倫大目而僅舉其三欲人就此擴廣之耳故章句言孝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究其蘊者是就此三者窮究其蘊奧盡其餘者是就此推廣如夫婦止於有別兄弟止於有序皆自此三者充之

切磋琢磨皆言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之意則切磋何以謂之道學琢磨何以謂之自脩

切磋治骨角者也琢磨治玉石者也孝謂講習詩論之事如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功如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力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切磋所以為道孝者孝雖貫通而益致其貫通之妙此則格物致知之功智之事也故有取於治骨角之事琢磨所以為自修者已雖治擇而益致其治擇之動此則誠意正心之功行之事也故有取於治玉石之事然不學固不能自修而孝者又不可以不自脩孝與自脩又相為用也

知至而后意誠則知至之後意自誠矣傳何以猶兩
言慎獨

知之不至則不能慎獨亦不肯慎獨唯知至者見得實是實
非灼然如此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則不能不墮於意欲
之私故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必慎其獨也如顏子請事斯
語曾子戰兢終其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
方能意誠

意誠章兩慎獨

上文必慎其獨者致其自謙下文必慎其獨者致其毋自欺
上文欲其祭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則如好好色

惡則如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慊下文欲其祭於隱微
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
欺毋自欺是誠意自謙是誠意

大學之道自格致以至誠意則理無不明善恐不實
宜其泛應曲當無毫釐之失何以於忿懣好樂憂患
恐懼而有不得其正于其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教惰
而不免於辟邪

聖賢唯知義理之無窮故雖正心脩身大綱已具而一與物
接或於前四者而有不得其正于後五者而不免于辟則是
學問之疵猶必隨事檢點省察使有四者而皆歸於正有五

者而不至于辟其所謂意識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亦曰
意得其誠乃能正心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意一誠則
心不待存養而自正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束而自修也知
止而后有定能靜能安矣猶必能慮而后能得聖賢修身工
夫何有已時

忿憶恐懼好惡憂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愐皆自
七情中出而以上四者釋正心下五者釋修身如何

區別

總是七情之動然一是心與事應一是身與物接所以為正
心修身之別

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
得其正則必如槁木死灰乃為得其正邪

心之本体湛然虛明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若其中節固無
不得其 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一或不能無失且
不能不與之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動乎其中未能中 而此
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非謂才有喜怒憂懼便為不得
其正也

心正則身宜無不脩矣而猶有五者之辟乎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必其當親愛者而親愛焉未見其
辟也當畏敬者而畏敬焉未見其辟也賤惡哀矜教愐各因

其可而為之賤惡衰矜教階焉亦未見其辟也惟常人之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于一偏而為修身之累耳聖賢唯見義理之無窮故正心修身大綱已具而身與物接或不能無五者之辟則是氣稟孝問之小疵尤必隨事點檢使有之而不至於辟耳自修

此謂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非以謂事與事接而必有所偏也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點而自修也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教階凶德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乎

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教耳若因其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如孔孟之取瑟而歌隱几而卧蓋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有固欲教之之心豈得遽謂之凶德哉况章旨乃為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雖曰有所教情而其意則欲人於此更加詳審雖所當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也亦何病哉

弟
九章言孝弟慈下文引如保赤子以釋慈而不及孝

孝弟雖人心之所同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保赤子一事

則人罕有失之者故於此特發明人所易曉者以示訓耳蓋世有日致其孝而或不失愛於其父日脩其弟而或不失友於其兄如舜之於父子周公之于兄弟是皆人倫之變者也亦子之心非有知覺當其將入井之時惻隱之心隨見而發雖至強戾此机亦動非以內交要譽惡其声而然也以如保赤子推之則所以事君事長亦猶是矣故章子曰以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蒼叢

仁讓貪戾皆出於人而仁讓言家貪戾言人

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惧尔惟德固小萬邦惟慶尔惟不德固大墜厥宗亦是意也

言為惡之效捷於為善也仁讓必積而形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才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乱矣

九章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而曰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是猶待勉強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勉而遂責人以必無可乎

此為治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固有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于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而欲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矜己之長愧

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

治國章言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似言平天下有諸已而后求諸人所藏乎身不怒又似言脩身

亦言其机如此也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動化之妙自是如此聖賢之言簡暢修齊治平理自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舜之失愛於其父周公之見疑于其君流言於其兄果足法乎

衆人道其常聖人處其變至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執書以泣斯足法矣

九章言怒十章言絜矩絜矩亦怒之事二章何以各言之

怒者推己反人之謂絜矩者即其身之所處度長絜大使上下四旁均齊如一而無不方之謂怒以己人相對而言則為兩絜矩以己中處以上下四旁而言則有三先儒又以九章為責人之怒十章為愛人之怒

絜矩不獨在財用而十章言財獨詳

財者人之所同欲易以爭奪故制財用尤絜矩之大者至末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是絜矩之效孟子是清其源大孝是別其流

十章屢言財用之失民矣而又言生財有大道此所謂有上此有財也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足食為首益生民之道不可一日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固未嘗發也

仁者以財發身散財沽名以致民之奉己仁者果如是乎

此特言散財之效如此仁者不私其有而人自歸之而身自尊非以財致人之奉己也

四書待問卷之十五

臨江蕭鑑編

中庸

第一章至第十九章

子思以中庸名篇而首章先言中和

所以名篇本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益有未發之中
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實兼体用和是發于心
庸是見於事庸又有乎常之意則所謂中庸實該中和之義
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

庸也

首章性教二十一章性教同異

首章言性者人物同得於天以生之理也教者聖人之品節
人物所當行之道以為法于天下者也後章言性者聖人之
德所性而有者也教者賢人之季由教而入者也首章性教
合人與物言之舉其體統也後章性教別聖與賢言之次其
品第也牽其體統以見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次其品
第以見天道人道之所以分此朱子所謂不同與然天之所
賦而人得之以生之理聖人則全其所賦而有之聖人品節
人物所行之道賢者則遵其所品節之教而修之則又朱子

所謂轉一轉說也

不睹不聞此未發之初主靜之時也當至靜之時不
知戒懼之心何處着落

不睹不聞此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既是未發才着
工夫便是發了雖是未發其體已具萬用戒慎恐懼者常常
照管持守之而已所謂常惺提法也

不睹不聞此未發之中心不動之境也既是不動却
下戒懼工夫用力於戒懼得無反動其心乎

戒慎恐懼存心於涵養而非用力以作為之謂也夫不睹不
聞至靜之時乃動靜之幾最人所當審者一有不謹則無以

養其心養之而過用其力則反以動其心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雖其所不睹也而視於無形不以其未睹而忽之也則戒慎以守之雖其所不聞也而聽於無聲不以其未聞而易之也則恐懼以持之二者皆存誠養性之事而未至於着力用工之地也即書所謂不見是圖詩所謂相在爾室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上蔡所謂常惺之法是也若以不睹不聞而怠於涵養固非所以為戒懼戒懼而妄有作為則作心不能無動而亦非天理之本然矣然則戒懼如之何敬以直內而已先儒亦曰敬貫動靜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則戒懼亦慎獨也戒懼

慎獨何以為一

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其始當如此戒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獨所以過人故于將萌蓋兩事也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之以至於此也

存誠養性氣象如此

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

言君子之所慎者尤在於隱微之地也

存誠養性工夫如此

卒章潛雖

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

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卒章先慎獨而後戒懼

先戒懼而後慎獨是自密而踈益由內以及外先慎獨而後戒懼是自踈而密蓋由外以及內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在何處發而中節謂之和和還有中否

既是未發即渾然一理但謂之中不見中之所在才發便有所向雖中亦謂之和

未發之中固以在內言之也君子而時中則隨時處中又以在外言之中有二義與

有中和之中有中庸之中未發者中和之中以其体言故謂之內時中者中庸之中則兼体用合內外言之所謂在心之

中在事物之中也時中之中又可專以在外言之乎

未發則中在中已發則中在事物中有二義乎

不偏不倚言未發之中無過不及是中之在事物者所謂時中也中無二義但有已發與未發耳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立天下之大本

首章大本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三十二章大本聖人所性之全体也是其為道之体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初無異也立大本亦與致中同義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又曰五者天下之達道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性

之德而具於心者其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亦率是性而已人倫既正此即情之中節者豈不是和蒼叢

首章言大本達道何以立天下之大本不及達道五者天下之達道不及大本

先賢立言有体用皆具者有本体以該用者有因用以見体者况五達道下文繼之以三達德立大本上文先之以經綸大經則於体用未嘗不具也自修

子思以中庸名篇而首章先言中和庸與和有異乎以性情言中和者別其体用則和者中之對待天下之達道

也以德行言中庸者見諸行事則庸者中之常道天下之定理也盖庸之為言平常也以平常言中故無時而不中無時而不中則發皆中節而和亦中矣先儒謂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若發於必者雖和而見於事者有不庸焉則非所以為時中而所謂和者亦間斷矣

致中和天地位為萬物育焉此以有位者言之一介之士何得如此

人各隨其地為之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孝之為王者事

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

致得一國天下中和便充塞一國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當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復禮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

道之不行宜若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歸之知愚道之不明宜若知愚之過不及而以歸之賢不肖

高明洞達職見絕人者其則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其昏昧蹇淺則必蔽於曲暗於大理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勇于有為者其操

行常高驕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其卑污苟賤則必安於故常溺於物欲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行之過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舜知也顏子仁也章句以舜其大知為知回之為人為行然用中於民似行擇乎中庸似知

好問好察豈不是知能擇能守豈不是行

寬柔以教安得為強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不及強者也然能

守其氣質堅忍而不變者是亦強也

南方之強與強哉矯不同何以皆稱君子

上君子以氣稟言下君子以孝力言氣稟者風土之所生孝力者義理之所就

氣稟柔弱而能以忍含之力勝人亦君子之道四者之強乃中庸之不可能者所謂君子之強也前君子是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後君子乃是成德之名

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自是不倚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

中立固無倚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倚則其不傾倒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以不倚為強也

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強有力者乃能不假依倚自然中立

君子之道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聖人既有所不知不能則道之全体終不可得而盡耶

聖人盡性踐形其於道理已無虧欠但究極而言一物一理猶為有虧一事不知猶為有欠天下道理無盡聖人容有不到處極言隱處無窮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舉費以見隱及鬼神為德先言不見不聞又言体物如在則兼費隱

鬼神之為德與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但君子之道即人之所行者言之故言費而隱自存鬼神之為德則本人之所不見者言之故先言其隱而後及於費所謂兼費隱包小大也

忠恕違道不遠下文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何以言恕而不及忠

方盡已時未見所謂恕及其雅已則忠已行乎具間所謂無忠做恕不出是也忠恕未始相離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

忠者恕之所以存恕者忠之所以發存於心者無一毫之不盡則其及於人者亦称物平施而無不當矣苟發於已者有所未能自盡則忠不在已雖欲推以及人又将何物以推之哉故曰無忠做恕不出

言鬼神之德曰齊明盛服言所以脩身亦曰齊明盛服夫鬼神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脩身為九經之始事豈齋明盛服是以盡之乎

誠字為一篇樞紐齋明誠之本乎中者也盛服誠之齊乎外者也齋明盛服所以將此誠者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故必齋明盛服以敬祭化然後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其為修身虛文也故必齋明盛服然後能非礼勿動而可以修身蒼叢

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犹示諸掌乎郊社以祀天地禘嘗所以祀宗廟不識施於治國何易如

此

先儒有言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难矣盖理無不明則知天地之所以運日月之所以行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人物之所以蕃於此財成輔相以左右民則於治國乎何有誠無不格則祭宗廟主於孝祭天地主

於敬孝敬盡其誠故郊為而天神格廟為而人鬼享由是而以孝治天下篤恭而天下平於治國乎何有

禮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祭天地分有所不得則其心必有所不安心既不安則自不相通而求其理之明誠之格可乎故曰魯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唯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則安於守分而不為其所不得為而治國不唯矣自修

四書待問卷之十六

臨江蕭 鎰 編

中庸

第二十章至萃章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言取人必先脩身也

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則修身又在知人之後

取人以身言取人之則在修身自修身而知人言修身之道

又當知人順看逆看根本皆在修身

自取又而修身由外以及內自修身而知人由內而及外而

人字不同又別起義不可以不事親下乃旁通非分前事

修身以道仁在其中何以却說修道以仁

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

修道以仁者人也何以下文更言義禮

仁便有義分言之則親是仁尊賢是義合言之則親尊賢皆仁之事而親之尊之有義存焉其中自有隆殺等差所謂禮也

三德曰所以行之者一九經亦曰所以行之者一三

德九經異矣何以皆言之者一

一者誠也三者所以行之者一所以誠其德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所以誠其事然有是德而後有是事未有德非其德而能事具事者也故知三德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治以天下國家是三德為修身之本而修身人為九經之本也所以修身則誠而已矣反身而誠則知之所知者盡仁之所依者至勇之所強者立而三德皆實得於己而身無不脩矣由修身之實而達之親尊賢之實由親尊賢之實而達之敬大臣休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之實則九經皆非虛文而天下國家無不治矣此三德九經壹是行之以誠而修身入所以貫三德九經之誠者也蒼叢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九經以修身為本大孝修身

以上工夫其詳至豈齋明盛服非禮勿動而遽足以修身乎

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齋明盛服非勿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安也然蔽一言曰誠而已內外動靜無時不誠身安得不修乎

九經親之何以不言任之以事

此親之尊賢並行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之之故不問賢否而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為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貴之親厚之而不任之以事所以親愛而保會之也若親

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

不勉不中不思而得先行而後知擇善而固執之先知而後行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待思勉自然中道固無先後之等未至於聖則未能無人欲之私故必孝問思辨以致其擇善之功然後篤行以盡其固執之力是固執不能無待於擇善明矣故曰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間置一而字可見於思勉不同

自聖人而言則以其生知自然安行故或思或勉無所先後

自孝者而言則審能孝知更湏利行故擇善而固執之先儒謂誠則無不明則可以至於誠亦此之謂也

誠之目有五言知何詳言行何畧

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善以擇言其事非詳則不足執以固言其事雖一而有餘故博學而能必篤行其所已能害問而知必篤行其所已知思而得矣詳而明矣又必篤行其已得已明者是行者所以行所知也而何詳略之疑哉 蒼藁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夫子自志孝至從心所欲似自明而誠者則非所性而有矣其次致曲曲

能有誠則形則著則明似自誠而明者則非由教而入矣

有聖人心不自聖之盛德有賢人積而能化之工夫夫子自明誠者也而言志孝以至從心者心不自聖之盛德也大賢以下自誠明者也而致曲有誠至於著明者積而能化之工夫也誠則形之誠未是誠之統體其義如仁民之仁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之誠方是仁之全体疑夫子為自明而誠者以辭害意者也疑致曲為自誠而明者以文害辭者也

兩言至誠下文一曰贊天地之化育一曰知天地之化育至誠一也何有贊與知之異

贊化育以行言知化育以知言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育真知天理之必然也化育雖出於天而財成輔相亦必待人為之贊助贊就事物上言知就理上言

贊化育以其能盡性也知化育窮理以至於命也

盡其性者是自內而外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大經者是自下而上如修道之教是也立天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化育者天道流行之妙贊就事物上言知就理上言贊謂極財成輔相之道知謂窮生育變化之理以就事物上言則化

育之事出乎天而所以相助之則在乎人惟能極其盡性之功故能有裨益造化之事以就理上言則化育之理本乎天而有以默契之則在乎人唯能極其存養之功則可以昭合造化之理○智者知化育之理贊者助化育之事苟於理有未窮則其知有未盡又得：盡性以極財成輔相之道哉

其次致曲：能有誠有誠之誠比誠者之誠如何

此誠未是統體誠處蓋是逐節逐曲推致各造誠實地位積而至於能化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是誠之全体

曲能有誠矣猶有待形著動變之積乎

章句謂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圣人然則形著動
變自是有誠之功能化則至誠矣。曲能有誠屬下句意言
曲若能有誠則形則著則明則動則變以至於能化

誠者自成也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

後自成與前自成不同蓋恐人只說自成便了故言非自成
已而已所以成物成已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益成已物
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
也

成已知之事何以言仁成物仁之事何以言知

克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豈

不是成物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無與不有異與久則微：則悠
遠悠久所以成物久與遠有異與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者由其至誠故能無息由其不息故能
恒久則不息即無息而繼無息言不息者葉氏所謂變文耳
無息不息豈有異與久則微：則悠遠久恒於中遠著於外
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亦悠遠而無窮所謂悠久所以
成物者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久則悠遠悠遠即悠久而
繼以言悠遠悠久者陳氏所謂變文耳久遠豈有異

悠遠則博厚高明則悠遠在高厚之先悠久成物無

疆悠久在高厚之後

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遠在高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高厚之後此所以為悠久若其初悠久而未不悠久即非悠久矣

自聖人而言則以悠遠致高厚自聖人與天地同体用而言則高厚又悠久蓋天地非由積累而後夫故其言如此

道中庸依乎中庸擇乎中庸工夫次第

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以其能擇也能擇能守則無過不及而中庸矣而非化之者也依乎中庸則知盡而不獨能擇矣道中庸則仁之至而不獨能守矣此中庸之成德而道之所以

凝也

尊德性四句言而敦厚言以

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存心無以致知也敦厚以崇禮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

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而字以字之別

溫故自知新而者順辭也敦厚須當崇禮以者反說也

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夫子何以定禮樂刪詩書

王天下有三重為孔子雖善不尊蓋述而不作者也其正禮樂刪詩書皆脩之以復於羣聖制作之舊使後世有所考治而已然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也

至聖至誠之別

至聖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誠承上章大德敷化而言聖者通靈變化之稱人道之極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道之極致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盛德之著乎外者也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至理之存乎中者也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体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三物也聖者大而化之、謂人道之極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與天合德者故經中凡說天德處必曰至誠說人倫之至必曰至聖

如天如淵其淵其天如字其字之辨

如天如淵其淵其天即聖人便是天淵如則與之為二其則與之為一

如天如淵其淵其天天淵先後之辨

如天如淵承上文溥博淵泉而言其淵其天與眀、其仁承上文經綸立本知化而言

如天如淵皆言充積而發見之意無先後之序獨其仁其淵其天則以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自下說從上去眀、以經綸言淵、以立本言故先後如此

言至聖曰如天如淵言至誠曰其淵其天謂之其則不但如之而已聖誠抑有優劣乎

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至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而民莫下敬信且說焉至於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充積極其至發見當其可者也至誠是實理之本乎中者故淵、其淵浩、其天皆其實理自是如此聰明睿知皆自此出既非二物何所優劣乎

四書待問卷之十六

四書待問卷之十七

孟子

梁惠王上

臨江蕭

鑑

編



孟子見梁惠王而公孫丑陳氏乃發不見諸侯之問
孟子嘗言不為臣不見踰牆閉門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由是觀之君以禮來見則自當見之所不見者其交不以道
其接不以禮耳史記謂惠王卑禮厚幣以聘孟子而孟子至
梁
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

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當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焉。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幣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

孟子不見諸侯而見齊梁之君，借曰惠王禮幣招之而往，宣王豈招之而往邪？

孟子見齊宣王事始末，具載其書中間。孟子將朝王一段，乃始見之禮。陳仁義如此，豈苟合易進邪？是時唯宣王能知孟子禮之以賓師之位，未幾便致為臣而歸，可見於他國不合。

孟子既以何必曰利答梁王利國之問矣，何以又曰

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

利國蓋富國，強兵之類。志於富強必害仁義，所謂周於利者，耕桑鷄彘無失其時，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帛，故無凶年之害。此義之利，所謂王道也。荅叢

利國者以國言之，則不可有周于利者；以民言之，則不可無。惠王沼上之樂，宣王雪宮之樂，所問似同。孟子答之，何以異？

惠王之質，又下於宣王。方其頹鴻雁麋鹿，蓋有矜誇之意。而王則疑賢者之不肯有此樂也，為愈笑。故孟子之對惠王也，告之以獨樂之不得其樂，言夏桀之事，所以警其驕惰也。

對宣王也則陳義以擴其心志所以引而進之也然大意皆言當與民同樂而已

孟子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誇

孟子答沼上之問好樂好勇好色好貨之問皆徐引其君以當道何其辭氣之不迫也至答利國之問桓文管晏之問秦楚構兵之問皆反覆其說以闢之何其嚴也以後說方之前說若未甚害而攻之反切何與

前數者一病為一事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人欲可遏至於霸強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体一差無往而非病雖有嘉言善道無自而入故聞之不得不嚴也

魏地迫於秦受兵割地無虛日而孟子教惠王省刑薄斂修孝弟忠信便可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談何容易

自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天下夫功利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於天下其迂濶而不切事情也然正者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均具此理即是而行之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人皆知尊君親上刑罰既省稅斂既薄則人皆得與生送死於此率歛欣鼓舞之民

而征之其效自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直搗函谷關
可見○孟子功時君行王道孔子言吾其為東周

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天命便當為周文王孔
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為周武王孟子是也

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孟子遽謂是心足以

王何也

齊王急於戰伐之功其所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
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
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耳

梁惠王下

齊王問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孟子答於傳有之
矣他日又曰文王以百里有里之國果可以為七十
里之圃乎

所謂於傳有之

有鳥獸昆虫之類先儒

謂七十里之圃必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竊意孟子之心
但以推廣齊王與民同樂之意 芻蕘雉兔無不往者則
雖七十里當無復 育矣况周之盛時天下山

林川澤

芻獵而不禁乎漢武帝

山林苑三十里

以文王之圃而七十里者

以大事小如何是仁以小事大如何是智

仁者無計較之私

智者有量度之明必不

以小而敵大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可謂以小事大樂天者矣何以
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詩云昆夷駸矣唯其喙矣
事之者樂天之仁伐之應天
是道理豈有計較
之心執俗見以現聖賢陋矣

孟子不取管晏

乃引其言

羞稱管晏者其大法也其言與事有何取者亦不可掩亦與
人為善之心也與引陽虎之言同

孟子告時君多言湯文之事又與滕文公言屢以太

王之事告之

滕國小而迫非有湯文之德不能與 不過 為善以待後
世其次則效死而已固難以湯文之事告之也

公孫丑上之上

公孫丑言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孟子亦以

為難而謂師文王者五年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可乎

文王當殷家累世聖賢之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雖有文王
之德涵濡百年之久而猶有未盡治者以其時勢之難也戰
國之際王澤既泯天下不復知有周矣文王之政布在方策
諸侯有能決而行之則可以為政於天下矣况仁義必以漸

摩積久而後能化非若紀綱法度之易以感人比又德政之分也

既言孟施舍守約矣又言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

約

氣是實物約字知虛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對氣言亦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言黜舍皆守氣而黜之守氣不如舍所守之約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反身循理所守為尤約也黜舍是氣上斂工夫曾子是理上做工夫養

告子不得於言與孟子知言之別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詖詞知其所蔽於字其字有

在已在人之別然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以持志為主何以下文言養氣不及持志

持其志即其義理之養孟子養氣全在集義集義即持其志也孟子細密工夫如此不肯下一敬字先儒謂才高難孝

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為之主乃為生浩然之氣至於浩然之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

孟子先言養氣又言養心又言養性而言養氣為尤

詳所養果不同乎

孟子嘗言養心矣又言養性矣性即理也心其此理者也有以養之則人欲不能為天理之害操存寡欲養之之方也而又有所謂養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原顯微本無間也有以養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堯舜之事業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為乎苟夫其養為媚灶為燔間為妾婦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問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義所以集義者必先於知言惟知言則是非邪正曉然於胸中動容周旋無適不合於義是以不愧不怍有以全其浩然

剛大之體矣養性也養心也養氣也蓋一理也夫子亦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養氣之端所自以也

養氣養心養性先後

志至焉氣次焉則持志在養氣之先存其心養其性則養性在存心之後

孟子言養心養性養氣而養氣為詳豈善養氣者心往皆得其養與抑心性之養又在養氣之外與

心者以具衆理而帥夫氣者也性即此心所具之理而生夫氣者也氣則聽命於心而載夫理者也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而心之所以失其養者必其人欲之分教多天理之分教

少也然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皆原於氣而人所不能無者特
有品節限量耳苟溺於所欲而不能節則放僻趨蹶無所不
至而心之所存焉者寡矣故惟寡欲則神清氣平而道心常
存道心存則有以統夫性帥夫氣而皆得所養矣先儒謂養
心也養性也養氣也蓋一理而已未有致養於氣而安心性
於不養亦未有外心性而與養氣為二者也 自修

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人稟之於天者合下便有
此氣何以又言集義所生

天地之正氣即集義所生者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
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必有是理而後
有是氣是理者生物之本也氣者生物之其也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豈集義之外別有所謂天地之正氣
哉。以本体言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浩然之氣理之所主
也人有是氣而不知集義其不暴氣者幾希矣故孟子養氣
大要只在集義

配義與道道義無氣則餒矣集義所生行有不慊於
心亦餒何邪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氣不足而餒行有不慊於心是義不
足而氣亦餒

告子外義孟子以為未嘗知義而曰集義則似有取

於彼而集之於此矣

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使合宜之謂事物之來無不以是裁之而使合於宜為是謂集義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

浩然之氣且氣夜氣

氣無二氣而所養不同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者且氣夜氣其日夜之所息者浩然者得所養之全而無虧欠之時且氣夜氣則梏亡之餘而所息之功也所息之積日以深厚則盛大流行將有不期然而然者聖人於浩然之氣犹曰善養可以且氣夜氣而不知所以養之乎

詖淫邪遁之辭何以知其蔽陷離窮

辭之偏詖者由其心之蔽於理辭之淫放者由其心之陷於欲辭之邪僻者由其心之離於道辭之遁逃者由其心之窮屈於義理也

知言章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距揚墨章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

先事而後政者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者自大本而至節目

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詖淫邪遁由此心之失故言生於其心淫詖行乃異端之害故言作於其心失自中出者其發必驟故先大綱而後及於節自害自外至者其浸以漸故

先節目而後及其大綱上言發於其政下言作於其事亦自不同
蒼叢

孟子言浩然之氣而其終但言伯夷伊尹孔子而不
及氣

答問之間文勢自是如此說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處已造至極
有此氣象則其所養可知而浩然之氣又不足言矣
亦以三聖人所養言之也君百里而能朝諸侯有天下非德
盛者不能反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非心得
其正而不為外物所動亦不能如此

伯夷之 宜不足與有為矣孟子稱其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何自見之

其制行高處 公處堯舜無以異瑕瑜不相
掩

夫子賢於堯舜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四書待問卷之十七

四書待問卷之十八

臨江 蕭 鎰 編

孟子

公孫丑上之下

孟子言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又言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何德可服人而善不能服人與以德服人者由德有諸己自能使人人之入於德故人無不服以善服人者以善私於己唯恐有人之進於善故人輒不服蓋以德者無意於服人而自不能外以善者有意於服人則必有與之爭善者書曰有其善喪厥善

仁則榮不仁則辱仁者統體無私且無榮辱之蔽矣
而犹有好榮惡辱之心哉

此為不仁則辱者言之仁者心無榮辱之累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

仁者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固非自外至者之所能榮辱也少
有私欲則未免於不仁而辱於是有所歸矣人患不知惡辱耳
既知惡辱則好仁惡不仁之心油然而生若惡辱而居不仁
則是終無遷善之心卒歸於不仁而已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孺子入井皆言仁何以下文

四端兼言仁義禮智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故其生意貫通乎四者之中仁固仁
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正猶
春之生意貫於四時春固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
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蓋仁是體義禮智是用專言之則曰
仁配言之則曰仁義分言之則曰仁義禮智
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為德無所不具搃之則推是
四德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搃之則推是
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

仁義禮智之端仁義禮智之實

端者端倪物之緒也實者真實之對也孟子於人不知不

竟處提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使人驗而知為仁義禮智之端於人日用常行處提出事親從兄使人由而行之而知為仁義禮智之實

端者端緒之謂性之發見者也實者精實之謂性之發見而精實者也自其惻隱之發而為親之愛之實以至仁民愛物皆仁也自其羞惡之發而為從兄之敬之實以至居鄉以齒老幼不遺皆義也自其辭讓之發而為節文斯二者之實達而為足以有敬皆禮也自其是非之發而為知斯二者弗去之實達而為足以有別皆智也各自其發見而切近精實者推之以馴至其極是故即其性之發見者則謂之端即其

發見而精實者則謂之實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事親從兄事也此曰端曰實之分也 自修

仁義禮智根於人心之所固有故自人心而言必有仁義禮智之性以為之体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以為之用而事親從兄又其用之先見者也

孟子兩言仁義禮智皆曰惻隱羞惡是非而於禮一曰辭讓一曰恭敬

禮者敬而已矣恭則敬之見於容貌者也恭敬則表裏如一禮之大用莫加於此辭讓又敬之一端與惻隱羞惡是非不同故言端則曰辭讓欲其擴而充之也不言端則曰恭敬直

因此以著其本体耳 蒼叢

四端不言信

程子言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五行無土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在四端之中信者實有此者也實有此仁實有此義實有此禮智即信也四端無信不成四端所謂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彰知皆擴而充之下文苟不充之何不言擴
擴言推充言滿上言知皆擴而充之既知得如此便當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推廣而後能充充則不必擴也

孟子謂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何以又曰隘與不恭

非謂夷惠為聖人也得聖人之極清極和者耳夷惠之清和聖人之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於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塞其源

二子於清和之中處之已盡其道然於是二端執而未化故有所偏而未免於隘與不恭也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何以又曰聖人百世之師

古人制行以一德名者必有所偏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於不能無弊之中而其遺風犹足以師表百世所以為聖人也
是故聖之清聖之和百世之師也清和之弊為隘為不恭君

子不由矣學者師其清和無師其隘與不恭善師聖人者也
聖之清聖之和所以為百世之師者謂能使薄夫敦鄙夫寬
頑夫廉懦夫立也然季夷惠不得則頑懦者季清必隘薄鄙者
季和必不恭故君子不由耳季者當於清和之聖而求其所
以師不當於清和之偏而流于隘與不恭也

○隘與不恭巧清和未流之弊謂季於夷惠者夷惠自
身却無此

公孫丑下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
以兵革之利則周官封疆之制周易設險守國孤天

之利非與

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体用兼該本末其牽道得於
已固有以二天下之心而注度詳密又有周天下之慮此其
治所以常久而安固也若孟子之言則牽其本以明之盖有
其本而後法制不為虛器矣

孟子言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告滕文公以鑿地築
城

言固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道者多助故地利不如人和
也告滕文公則其國小勢迫到無可奈何處則死守而已然必
其民能效死弗去然後可守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則見而知之湯季於尹與尹季於湯與

論聖季之傳必原其所自論道統之正必先於所尊天既命湯以為億兆之君師則其所以承堯舜禹道統之正傳者湯固不得而讓尹也湯雖承季於尹而不得讓三聖道統之傳尹雖授教於湯而不能干湯道統之正湯既不得而讓尹尹獨可得而先湯哉蒼叢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管仲皆季焉而後臣之不知當時所季何季

史記載素王九主之事視民知治之詞孟子言以堯舜之道要湯則湯之季於伊尹蓋有之矣若桓公之於管仲其所從季具載管子霸形諸篇迎之於郊禮之於廟三爵而問為故而曰仲父不以一言教寡人寡人有耳將安聞道則學焉後臣始非虛語然伊尹之學在克舜故湯學其所學而王管仲之學在功利故桓公學其所學而霸為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所學哉

泄抑閉門而不內其絕物已甚如此及無人手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不幾於苟賤取容乎

閉門未為臣故不見及其既仕則直道事君義不苟合非有

賢者為之主則必不見容非謂有人善已乃能自安也所謂不能安其身恐繆公不察已之誠也臣而唯恐其君之不察其誠則其合也難其行道也不易自是如此

君子或處或出各有其道固不可是前日之介而非今日之通亦不可是今日之通而非前日之介閉門不內此泄柳也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亦此泄柳也其出處之時然也夫何疑於泄柳

孟子見齊王退而有去志而三宿出晝猶以為速

見王之初必已有所不合故有去志居賓師之位而不受祿庶几去就之在已也然天下無不可與有為之人亦無不可

改過之人故三宿出晝猶望其能改耳然則見王而退有去志者樂天之誠也三宿出晝者濟時之心也大賢出處豈若荷簣者之果哉

齊王不可以為湯武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之當時諸侯則猶有可取者以其不飾詐矯情以自欺也觀其聞孟子之言則曰惜不能進好樂之問則為之变色言好勇好貨好色則自以為疾雖鈍而不敏與夫飾詐矯情以自欺者異矣故孟子猶有望焉

不欲久於齊者知齊王之不足與有為也不忍速去齊者冀齊王之猶可與有為也

天如欲平治天下與天之未喪斯文同異

此皆聖賢未信之辭然亦可見聖賢氣象聖賢之分也

孟子既曰憂以天下又曰吾何為不豫

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有疑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也

千里見王是予所欲而又於崇見王退有去志

孟子雖庶幾宣王之可與有為吾道之可與有行而其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茲聖賢之所以為至也

滕文公上之上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堯舜性之也性善性之有以異乎

性即理也渾然至善惟堯舜得全於天不假修為而能盡其本然之善故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以見仁義不假外求所謂性之也性善之性實性之性虛性性之所謂所性而有也

孟子道性善苟楊競為異論先儒以天地氣質言之而性之說始定然分性為二則果有善不善矣

天化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也人物得是氣以成

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是理不自立依氣而行則理未嘗離乎氣也以理言性則性無不善以氣言性則有美惡之不齊所謂有善有不善益言氣質之性耳蒼叢

滕國小而迫於大國亡可立待問之孟子宜得富強之策而道性善稱堯舜毋乃迂遠而闊於事情乎性者人同得於天之理堯舜則盡此性者也苟盡此性堯舜可為而况區區之富強乎其所以自強在文公耳

四書待問卷之十八

四書待問卷之十九

臨江蕭鑑編

孟子

滕文公上之下

文公行仁政孟子止許以善國而不以王道期之何也

滕介齊楚之間滅亡之不暇孟子所為謀者無非王道至無可奈河處亦以大王望之豈是不言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夏后氏之貢猶有不善者乎

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人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
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未善也

禹貢九州之賦有錯出他苛者不以為歲之常数又曰省耕
省斂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視稼
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所言乃當時用
貢法之弊耳

法至後聖逾密周兼夏商之制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貢
非不善但比之於助助更善耳大抵前聖立法其終不能無
弊後聖因其無弊而損益之而議者遂以前法為不善使無
夏后氏之貢則殷周曷從損益以為助徹乎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人者矣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所
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
人不能却其乘則勢之積雖聖人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
亦不得已為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
豈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
於貢嘆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商周也助之盡善
是其所以開秦也已故九者猶可惜其未分之智而盡善
者益滋其無而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
治亦准乎其無餘也以無餘之利定甚便之歆而天下之
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子曰虞夏之道寡歆怨

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秦而悲夏道之不可復見也哉

孟子告文公則曰為王者師告齊梁之君則功以行王道

齊梁地廣民衆故能行仁政則可以為王滕壤地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故能於為善亦可以為王者師而其澤亦及於天下以此是孟子之道能大能小無不可為之事也

孟子距楊墨及夷之求見則曰吾舍則可以見矣

闢異端使知彼說之為邪而正其害道之罪見夷之使知吾道之可及而啓其遷善之机故曰歸斯受之而已孟子豈塞

其問道之塗哉且乎夷之撫然為間田命之也

滕文公下

陳代萬章皆言孟子不見諸侯孟子何嘗不見齊梁之君邪

古者仕在其國不為臣則不見必其君先來見之然後往見若在他國則諸侯無越境來見之禮故以幣來聘則不得不往見如見梁惠王是也既至其國或為賓師君欲有謀焉則來就見託辭召之則不往見如答齊宣王是也齊雖不聞有聘然以梁事及答陳代之言觀之必非不待其招而往者未幾去齊其進退可見

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果天子之事
與抑桓文之事與

春秋聖人之用惇典庸禮命德討罪遏人欲之橫流存天理
于既滅託一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賊禁其欲而不得
肆所謂天子之事也春秋之時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者也
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者也春秋所以治五霸之功過故
其事為詳而五霸桓文為盛所謂事則桓文也知春秋為治
五霸之功過則知天子之事行於桓文之事之間矣蒼叢
孟子距楊墨以承三聖豈當時害道止於揚墨與
申韓之刑名儀行之縱橫皆異端之能害道而孟子獨距揚

墨者蓋理有似是非者最為害道楊氏之為我疑於義其
流至於但知愛身而不知有致身之義則無若墨氏之兼愛
疑於仁其流則以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路人則無
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申韓儀行之術其
患在外足以惑世而不足以惑俗揚墨之言其患在內故其
邪說詖行淫辭能壞人心術于是作於其心害于其事作于
其事害於其政者乃全若是烈矣是當時害道雖不止於揚
墨而揚墨同害道之甚者也蒼叢

墨子兼愛孟子距之
也而曰仁者以其
所愛及其所不愛

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
不愛即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非理一而分殊乎墨子兼
愛謂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路人非二本而無分乎

孟子距楊墨而曰歸斯受之不之辨

聖賢之待異端當其橫議距之甚嚴及其來歸待之亦恕距
之嚴使知彼說之為邪而正其害道之罪待之恕使知此道
之可及而啓其廷善之机蓋楊氏之為我疑於義墨氏之兼
愛疑於仁其流弊至於害仁傷義率天下為禽獸之歸故不
得不嚴以距之及其反也則逃墨而揚逃揚而儒固自有反
正之漸則當閔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是以受之不
得不恕也苟追咎其既往之夫是塞其向道之塗敲之入於
異端而已君子則不然

離婁上

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人心固王政之本也而又
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
則是所謂人心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又在此
心之外邪

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所
謂制民之產云者謂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
也先王之道固以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

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曰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則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不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工棄規矩而故以手制方聞其器不至於若庶者幾希矣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固是道不仁亦可謂之道乎

有仁之道有不仁之道道二猶言大路小路也

夫道一而已矣而又曰道二

道仁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三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也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曰天可也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哉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以勢力論天者理之當然也到勢力不敵處不得不然是其理勢必當如此涕出女吳人情哉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明善所以誠身也而又曰思誠者人之道不知思誠工夫又在何處

明善者格物致知之謂思誠者毋自欺慎獨之功明善固所

以誠身而誠身又在思誠思誠唯恐其理之在我者有一毫之不實常思有以實之如是則意誠心正而身無不誠矣思誠猶君子有九思

離婁下之上

子產濟人之事謂之不忍人之政可也何以曰不知為

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体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有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以煦濡姑息苟取

悅於目前以結其驩虞之愛頌其耳自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必不免有所遺矣况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

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唯視所待之厚薄為輕重
寇讎之論似大過

孟子此語是言大凡報施如此若是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孟子語有痕跡此類是也孔子但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言不可信乎行可不果乎

言行固欲信果然有必之之意則非也必乃私也言必敬信

而不知義將至於守其所不可復者私意相與而非信也行必欲果而不擇義將至於為其所不可推者直情徑行而非果也故大人者言行不必乎信果惟義所在為耳

大人者言不必信又曰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言不必信之必有意為之者也言語必信之必自然而然而然者也有意為之者但期於信而不顧義之所在自然而然而然者言無不信非欲以此正行而為之者惟義所在則不期于信而自無不信而何以正行為哉

博季詳說而反約即上章深造自得之意如何

博季詳說即是以道深造之意將以反說約則欲其自得之

深也但上章以行言下章以知言知與行互相發也

聖人人倫之至則曰皆法堯舜而已矣至言察于人倫為法於天下何以獨言舜

法者人倫而已聖人道其常而處之不失常足以見其人道之盡也惟舜及其變而不失常是以為人道之盡故持以舜為言耳

湯執中子莫執中之別

湯執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之中死法也霄壤之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之中亦湯

之中也為我而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而不敢為楊朱之過於二者之中而執其一節以為中者子莫之中非湯之中亦非堯舜禹之中也

湯執中即三聖授受允執厥中之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義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以其為我而不為楊子之深兼愛而不為墨子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四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自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季乎聖人之季則不能執之以適乎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舉一而廢百也

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于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而不中故曰時中若季未至理未明而徒以我為兼愛之中為中而執之則所謂執中者執一而已矣豈不害於時中乎子莫是也

聖人不思而得言明睿所照萬理咸具然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也

到聖人地位可以不思然聖如堯舜愈競業業何嘗謂我自聖來此人心所以不死天理所以常行聖人為而立極處為有此心

四書待問卷之十九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

臨江蕭 鎰 編

孟子

離婁下之上

詩亡然後春秋作 以下多春秋時詩而曰詩亡

何也

詩亡為周室東遷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詩
亡矣孔子作春秋定於天下之邪正 王之大法所以繼雅
也

孟子言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春秋載王霸列國之

事多矣何以獨言桓文

春秋二百餘年以無霸始以無霸終其間五霸迭興桓文為盛控大國挾小國諸侯以尊天王安中國攘夷狄其有功於天下甚大後之霸者皆率其道而行之所以謂其事桓文也

春秋既田其事齊桓晉文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桓文為盛孔子作春秋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皆所以治五霸之功過至於先詐力而後仁義則孔門童子所羞稱者春秋之於五霸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是故以治其功過而言所以為事則桓文若明其道正其義則固無道桓文之事者

五世而斬以言君子之澤可也小人亦有澤乎

所謂澤者隨其小大淺深之所漸被小人以對君子而言小人在上為政亦未嘗不流澤也然謂之小人之澤則與君子固有間矣

澤謂波流浸潤清水是清殺潤污水是污浸潤大約皆五世而絕

取者貪之屬無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若以過取者為傷於廉

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
惠死為傷勇何哉

過取者為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為傷惠過
死之為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
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奔傷廉以例二者是
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

聖賢之道中而已矣

入疑失之過顏子

簞瓢陋巷

失之不及

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則為中矣簞瓢陋巷則非中矣簞
瓢陋巷在顏子則為中若過門不入則非中矣所謂君子而

時中也

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禹稷之思顏子之樂
曾子之去子思之守道惡乎同

聖賢所為之迹不同而同歸於道要在所居之地而為其所
當為而已顏子之道固同於禹稷子思之道固同於曾子而
曾子子思亦未始不可同於禹稷顏子也此之謂時中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顏子未見於事為而以比之
禹稷無乃過乎

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本末一致有顏子之德必有禹稷之
事功所謂事功於聖賢於聖賢矣何有哉惟其時而已

事親有隱而無犯故事父母幾諫匡章子父責善而
不相過則必無婉愉之容色非有深愛者通國所稱
似不為過孟子何以深解之

匡章不能察親之意而過於辭色是以為責善而賊恩人子
而至於責善以賊恩則非惟不能匡正其事而反以傷父子之
天性其所處固不為無過然謂之不孝則已甚矣畢竟章之
本心亦敬其父之善論者當原其心可也

萬章上

堯舜與賢禹傳之子孟子以舜禹益為相歷年多少
言之使舜禹而施澤未久堯舜將不舍子而授之乎

賢處占七分久處占三分不然何以不使舜禹便即位而使
居攝也此等大事若天命人心未到馴熟脫落處如何遽然
踐履其地

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分不取予則其大
者亦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
下千駟何哉

道義云者兼体用而言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蓋人之氣
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本
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既曰義又曰道者体用言之也先言義後言道者自其用處

察之而是其体之一也天下千駟所謂大也一介所謂細也
物有大細而道義無大細苟害於道義則豈間於大細哉此
伊尹之辭受取與無間大細一以道義斷之而不苟也

萬章下

夷惠言風伊尹不言風

夷惠不得有為於當時而其清和之風足以廉頑立懦寬鄙
敦薄伊尹以天下為己任得行其道於天下而後世被其澤
不特聞風而已

或謂伊尹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此論固通
然似不必然亦偶然耳

孔子去魯曰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及從而祭
膳肉不至何以不稅冕而行

夫子生於魯其仕父母之邦固無可去之義不得已而去亦
必全其去之之道方其司寇攝相三月大治而定公君臣受
齊女樂怠於國政天子時則可以行矣而不欲彰其君相
失故遲：其行及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所謂以微罪行不
欲為苟去也

可以速而速與前篇可以速則速而字則字之辨
仕正以速皆言聖之時也而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
意

清任知氣質之偏以一德名者也而孟子謂之聖
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能力行以造其極則至乎不思
不勉之地表裏洞徹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就三子而論則伊
尹之季又密於夷惠然於孔子皆有不得而班者

夷惠一流於清一流於和伊尹聖之任者未見其偏
何以列於夷惠之間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纂其弊與二子同

夷惠伊尹優劣

伊尹体用較全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伯夷不念舊惡孟子謂之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

介孟子謂之和

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和者之守不念
舊惡此清中之和不易其介此和中之清

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伊尹聖之任祿之以天
下繫馬牛駟弗受弗顧來得為任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
言雖不念舊惡終是清之意多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
與鄉人處由々然不忍去雖不易其介終是和之意多伊尹
治亦進亂亦進自任天下之重以弗克俾殿后惟堯舜為耻
匹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雖不受祿焉終是任之意多

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則所重在聖智
譬則巧聖譬則力則所重在智

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三子所知偏於一故其所就亦偏於一孔子知無不盡故德無不全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此言由智以至於聖譬之于射巧不足而力有餘則能至而不能中猶三子一節雖至於聖而不知不足以及於時中也若孔子則巧力俱全至而能中所謂聖智兼備也此則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而非有所輕重也

孔子何以集大成聖智終始孰全孰備巧力中至孰

難孰易

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此樂之小成也若八音送奏始而宣之以金是作大樂之條理於此而始終而收之以玉是作大樂之條理於此而終所謂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者此樂之大成也學問体要始於致知終於力行知之至則為知行之至則為聖三子始焉之所知正於一理故其終止成於一理夫子始焉之所知兼夫衆理故其終亦成於衆理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是各於一理上見得透徹故其為聖也亦各成於一德夫其止于一德者自以一德為大矣以清為大者以任

為小以任為大者以清為小以和為大者并以清與任為小矣於是各以一德自為始終亦猶樂之一音自為起結所以為小成孔子之大成亦非外三子之聖以為聖益集眾小以成其大也集三子之清任和時出而用之所以脩道全美度越諸子亦猶八音並奏集諸小成為大成也又譬於射均至於百步之外而有中者巧者知得到則百發百中力者力者行得到則至而未必中益季不難於行而難於知猶射不難於力而難於巧

周室班爵祿何以與周禮不同

先儒謂孟子是夏商之制至周公拓大土宇增國以封諸侯

故分土之數大司徒率多四倍五倍覲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顛吏亦在邦城之中然後知侯封四百里者合附庸言之也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一

後學臨江蕭 鎰編

孟子

告子上

告子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生之謂性無義無不善之

說縱橫繆戾抑有本末先後乎

告子不知理之為性而指人之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
生者是也始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喻
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之以湍水
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

未喻也則又以生之謂性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又以食色為言益犹生之云尔而無善無不善則又生與食色之意豈非生之謂性一語為繆戾之本根矣

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即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孟子未便攻他只為告子認生處為性更不分別人物則是將血氣知覺為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性為一見血氣而不見義理則不可也

公都子牽告子與或人言性三說均之為失抑有深

淺乎

三者雖同為氣質之性然兩或人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告子無善無不善則混然無所分別非惟無不善并善亦無之雖為善為惡掩不妨矣與時人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故謂性無不善則可謂其無善則性果何物耶

公都子問性孟子答以情才

公都子之問皆以其原於氣者言之孟子答之不言性者非不言性也以性無聲色臭味之可以形容若驟而語之以性之本体則彼方惑於三者之說必不能遽反其本故即其性

之所發者言之則情者性之動而有為者也才者情之具而能為者也以情言之則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以才言之則有是性即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矣即其情才之善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是故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而其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才也性犹水之源情才猶水之流既難與之窮源不得不指其流之未遠者示之使知其流之清而知源之清也必矣 蒼叢

公都子問性孟子答之曰情曰才曰心而不及性公都子所問皆指其成於氣者而言孟子答之不及性者以性之体虛若驟語之則彼方惑於三者之說必不能達性之

本故指其性之所發為情為才者言之即其情才之善則性之本善可知至於心亦言其已發者其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心之全体也

孟子言性善情又善至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則才亦善矣是果無惡乎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矣孟子端本清源之論故言性善未嘗有惡孟子之說容有未備故程子論性必兼氣質言之而謂才稟於氣既帶氣稟則氣稟有清濁厚薄之殊凡所以能為善能為惡者皆氣稟之所為故朱子言程子工夫較密

善者性也能盡性者才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其才然也以性而言則情與才非有非善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拘而不能一於義理耳才之不善亦猶情之不中節者

牛山章既言心又言氣

此章以仁義之心為主然氣若清則心得所養而所存自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自濁了

仁人心義人路舍其路放其心皆以心為路並言而下文只言求放心

仁為義體義為仁用體立而用有以行其理則具於一心若放心而不知求則兩失之矣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故集註曰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聖賢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故以此喻之然其要歸只是心耳故本文一向說從心上去舍其路而不由者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故也故言放其心于舍其路之下而以求故心終之

學問多端而曰求其放心而已矣豈求放心之外無他道邪

中庸李問思辨四者甚切然放心不收則李問思辨亦從何

有必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李問用功處聖賢所以備道全美為有此心

李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物上都要去理會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近裏自此進不已即下李上達工夫正如詩三百篇頭緒雖多而一言蔽之則曰思無邪李詩者於一篇一章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三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為李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

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要當操之常存然後為心得其正若動則昏靜則擾無所檢束則亦放其心而已矣是故為李問者收斂此心不容一物則是工夫最切要處心存而不放

則志足以帥氣無蕩佚之失則日就於高明道足以制欲無晦蝕之病而日趨於義理然後李問之工夫可盡孰謂李問而不在於求放心乎

學問之道即曰求放心而已矣又有所謂正心養心存心盡心何邪

存養專一即所以求放心存養既熟則心得其正而全体昭融方可言尽心

求放心為始盡心為終心既收斂不容一物於此隨事而存之操而勿失使仁義禮智忠信之德常行乎其間則必無縱逸昏昧之失而心得其正寡欲以養之順而不害使耳目口

鼻四肢之欲不為其所累則免於桎亡反覆之害而心得其正此心既正然後一無所蔽而全体昭融大用普徧其在我皆無一之不盡而其所以盡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脩天爵以要人爵雖曰要之而實已棄之矣豈必待得人爵而後謂之棄邪

脩天爵以要人爵如五霸之假仁義猶愈於不假而不修者聖賢之心寬私平正善：蚤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修者人將何以處之邪

告子下

既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義路也道為義体義為道

用均謂之路何也

道以路言謂事、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前輩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道義皆所當行之路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取其明白為知義為人路取其來往必由不知道之由路無目者也不知道義之由路無足者也

在物為道處物為義言道則凡在物者各有是理言義則凡所以處物者必當是理孟子皆謂之路者以其為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惟其在我無適非道故我之所當行無適非義然後所履所視其道坦然而可見其義昭然而可行視

而知其所之者道也履而得其所者義也故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宋牼以利說秦楚孟子以其號為不可及答齊王好貨之問則曰於王何有好貨之號豈獨可乎

宋牼之言乃欲特此以說人說苟能入其禍殆有不可勝言者宣王之問乃其自知好貨之為疾而悔心之萌者故自其善端發見而推明之使之歸於道耳與百姓同之利亦人矣故曰於王何有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似言仁與道為一君不卿道不志於仁又似言仁與道為二

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所行無不合道矣故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上文君不卿道之實也上章亦言為仁之當道皆言道與仁非有二也

所就三所去三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仕之正也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豈君子之本心哉

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其言矣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猶此善於彼耳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任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之

曰飢饉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此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明不多受也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一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二

臨江蕭 鎰編

孟子

盡心上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在盡心之後乎抑在盡心之先乎

所以能盡其心者為能知其性而天者性之所從出知性則必知天理實一源也知在先盡在後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

心体昭融其大無外包括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即理也理

有未窮則心為有外故盡心必本於窮理窮究眾理則能極心
體之昭融而無不盡矣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
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既知得性便
知得性之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
然聖賢季問却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便了却又須知
夾持故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此愈
嚴愈密所謂敬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常在六理
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欲事天
而不知天為何物到得知天却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
諸已矣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動心忍性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皆以理言動心忍性心言理性言氣也
蓋盡心知性所以造其理知之事也存心養性所以履其事
行之事也然聖賢能必之於人而不能必之于天天之陰大
任於聖賢亦非使之妄意肆志而為其所不能為也其必有
飢困勞苦空乏排亂以悚動其仁義禮智之心然後有所興
起感動而凡聲色臭味安佚之性有所堅忍而不妄作人敬
日消天理日長益致其知益勵其行而所造之理無不盡所
履之事無不脩矣故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盡心知性知性在先盡心在後存心養性存心在先

養性在後

知性即格物致知之謂盡心則物格知至之謂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之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也

存心正心養性知性之辨

不起妄念是正心不令外馳是存心存此天理是養性明此天性是知性

立命知命正命之辨

凡死皆有命惟尽道而無憾者乃為正命比干雖殺正命也盜跖雖壽非正命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立此道理不惑於

死生壽夭之數一順於天理之自然是謂知命即能知之不成一向委之於命湏是尽得自家身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正命盡此道理當死則死而無憾方是正命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忠恕不容去一何以言恕而不言忠

推己之謂恕若自己心元自不實不尽元無此忠更將何物推以及人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人而有不忠之恕惟務苟且姑息于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不復近仁矣

尊德樂義以義配德為不失義達不離道以義配道道無義不足以為道德非義不足以為德孟子言道德以義

配之謂道德必得其宜也

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仁義不止於孝弟而以為達之天下得非推孝弟之心於天下即是仁義乎

此章無非推此及彼之意此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之所同然也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

親：敬長雖若出于一人之私然其所謂仁所謂義所以建立人極綱紀人道以至於不可勝用者不過即此心而達之天下耳

舜聞善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不知未有聞見氣象如何

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不能禦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又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得行其道於天下而無一夫一婦不被其澤君子之樂孰大於此三樂而以王天下不與存者謂其不與存于三樂之中耳非謂王天下之不足樂也然王天下者必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乃可謂樂若但以富天下為樂則非君子之樂矣

伯夷太公聞文王作興而之又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伯夷太公豈凡民乎

聞其興者其興在人待而興者其興在人在人之興作為振起之興也在我之興撼發奮厲之興也作為振起之興雖在人而所聞在我感發奮厲之興雖在我而所待在人論人我之相為興則知伯夷太公不為凡民矣

聞而歸者歸其政待而興者興於教歸其政可以見其善養老之效興於教可以見其無為之才自修

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反之

性之是生來自然如此身之是真履實踐做得如此性之是

不假修習而能反之是孝而後能身之反之亦自不同

居移氣養移体下文但言居而不言養

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富貴則有富貴之養居貧賤則有貧賤之養以至夷狄患難皆然言居則養在其中

形色天性也下文踐形但言形而不言色

有此形即有此色有人之形則有人之色有鳥獸之形則有鳥獸之色有草木之形則有草木之色言形則色在其中

形色天性也與食色性也何以異

形色天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仁主於愛愛之理也仁與憂果有分乎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之意此仁字是用待物類只有愛心不可使之夫所而已若夫中不穿鼻馬不駱頭一以人理奉之則與親民何別是故仁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于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

既言急先務之為知急親賢之為務而下文總功齒決正言知而不言仁

自是併與仁說急親賢之為務所謂知務豈不為仁張敬夫曰所謂親賢乃先務也仁之所為即知之所知總功齒決大之不圖而小為是較尚得為知務乎

盡心下

既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陳大罪也又曰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兵期於無兵至於用師德之次矣而猶以善陳善戰稱乎善戰殲民傷敗和氣人心離散國以隨之非大罪而何唯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則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固無事于戰假使有戰則人和之至未有不勝與誇善戰者自不同也

能讓千乘之國與萬鎰於我何加所守如何

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動於萬鐘者小處遮得道大處發露

孟子言孔子去齊接淅而行以為去他國之道孟子去齊亦他國也何三宿出昼猶以為速

孟子言孔子去他國之速對去父母之國遲而言非謂去他國者之必速也孔子去齊所以欲速者景公君臣固已自絕於聖人夫子亦知齊之卒不可變也若戰國之齊地辟民聚而如宣王者又足用為善故大賢濟時行道之心有所未能透舍耳

君子不謂性命

常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蓋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修之以人此君子言盡性至命之孝所以異於常人也與

布縷粟米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謂不併征之耳而又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則又似緩而不征如何

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用其三所謂一時併

征其三也月令孟夏蚕畢而獻繭孟秋農乃登穀則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立後征之冬皆古制也

什一之賦助而不稅何以又有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布縷之征為宅不毛使之出里布縷也粟米之征為田不耕者使之出屋粟也力役之征為民無戰事者使之出夫家之征也若服田之農所出不過助法耳是古者未嘗不用其一緩其二也戰國時什一既廢而是三者又疑於並征故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有所不忍有所不為兩言仁義何以下文言義詳而

言仁略

有所不忍而充無故害人之心仁也有所不為而充無穿踰之心義也是以仁義對言之也然仁止是一不忍人之心為仁者能克此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義之頭緒稍多故充則無穿踰之心又必充無受尔汝之實又須辨其語默語人之行然後為能充無穿踰之心下文言義如詳故不及仁耳

仁主於愛：唯一理義見於事：則多端益人莫不有惻隱之心亦莫不有羞惡之心有所不忍則心存乎惻隱而仁之端見矣有所不為則心審乎羞惡而義之端見矣然仁之體唯一不忍人之心而其為施則曰愛人以不忍人之心愛人則固無故害人之心矣不忍之外固無所謂仁也至於義則

不然蓋穿踰特其非義之粗者尔汝之称人所輕賤而甘受之是則無羞惡之心者或默或語以意探人而安為之亦知羞惡者之所不為也其事微密非若穿踰之易見故雖非穿踰而亦穿踰之類其害又有甚於穿踰者是以詳言之也叢

孟子言求放心夫又言存其心矣操則存舍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何哉操存固孝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操存之謂也非礼勿

視非禮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寡欲之謂也高城深地重門擊柝固是以自守矣外姦內軌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為故必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後乾坤清坤夷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孝者所當察也

伊尹太公本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湯文孔子皆生知之聖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何也

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

道之傳後聖必以前聖為師孝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二終